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 中 國 文 讀 本

第 五 冊

編 者 朱 文 叔

校 者 陸 舒 新 費 城 達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目錄

頁數

讀南遊記	小雪	一
徐霞客遊記序	潘耒	五
岱志	張岱	八
泰山日出	徐志摩	一二
赤壁賦	蘇軾	一六
桃花源記	陶潛	一八
以上為第一組		
原君	黃宗羲	二〇
吏道	鄧牧	二三
為甚麼要愛國	潘力山	二五
論政治為人民之生命	梁啟超	二八



禮讓與鬪爭	崔敬伯	三三
創建無名英雄墓募捐啓	丁淑靜等	三八
以上爲第二組		
食米問題	潘公弼	四一
再論民食	潘公弼	四五
與水奮鬪	大晚報記者	四九
搶險(上)	高植	五一
搶險(下)	高植	五五
以上爲第三組		
年關(上)	茅盾	六一
年關(下)	茅盾	六五
讀上海市統計(上)	黃炎培	七〇
讀上海市統計(下)	黃炎培	七五
致滬友某書	戴傳賢	七九

以上爲第四組

李鴻章 韋息子..... 八二

大戰爆發時候的麥克唐納 樊仲雲..... 八五

列寧死後的傳說 密勒著 伍光建譯..... 九二

「青年宰相」印象記 松岡洋右著 陳東林譯..... 九五

布魯達斯演說詞..... 一〇〇

法國馬賽革命歌 黎士禮著 劉半農譯..... 一〇二

以上爲第五組

日本國志序 薛福成..... 一〇六

日本風俗 謙本圖著 孫毓修譯..... 一〇九

遊錫蘭島 梁啓超..... 一一六

耶路撒冷 謙本圖著 孫毓修譯..... 一二〇

威匿思 小默..... 一二六

以上爲第六組

兩個從生活裏跌下來的人 穆時英……………一三二

鐵牛 老舍……………一三五

命相家 丐尊……………一四二

葬論 司馬光……………一四九

瘞旅文 王守仁……………一五二

以上為第七組

\*病 余雲岫……………一五六

民族的質與量 大晚報記者……………一六〇

取義 孟子……………一六四

去私 呂氏春秋……………一六五

立節 說苑……………一六六

漁父 屈原……………一六七

以上為第八組

〔附註〕 課題右上角有\*者，係特約撰述之作品。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第五冊教材支配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教學目的	寫實的及理想的 遊記之文欣賞	政治之探討
課目	讀南遊記 徐霞客遊記序 岱志 泰山日出 赤壁賦 桃花源記	原君 吏道 爲甚麼要愛國 論政治爲人民之生命 禮讓與鬭爭 創建無名英雄墓募捐啓
體裁	記敘 說明 記敘 抒情 抒情 記敘	議論 議論 議論 議論 議論 應用
內容	本組首課爲讀書錄，內容類乎全國。高一遊歷，不與同。明遊歷，可與同。名山志，使四方學者氣爲之主景。高名山志，使四方學者氣爲之主景。高名山志，使四方學者氣爲之主景。	本組首二課論君主及官吏制度之起源及其流弊；第三課從社會學的見地論發愛國之理由；第四課從生產事業推論政治與人民之關係；末二課一論民族鬭爭之必要，一爲紀念爲民族鬭爭而犧牲的無名英雄之應用文字；全組以政治問題之探討爲中心。
附註		

教材支配表

組 五 第	組 四 第	組 三 第
<p>物人要重上史歷 載記之件事及</p>	<p>之埠大商通與鎮市地內 述記的狀況化文及濟經</p>	<p>際實及論理之生民</p>
<p>李鴻章 大戰爆發時候的麥克 唐納 列寧死後的傳說 青年宰相印象記 布魯達斯演說詞</p>	<p>年關上 年關下 讀上海市統計上 讀上海市統計下 致滬友某書</p>	<p>食米問題 再論民食 與水奮關 搶險上 搶險下</p>
<p>應用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p>	<p>應用 應用 應用 記敘 記敘</p>	<p>記敘 記敘 議論 議論 議論</p>
<p>本組首課介紹近代本國歷史上之中心人物；第二三四課介紹現代世界歷史上之中心人物；末二課則為世界歷史上重要事件之文獻。</p>	<p>本組首二課寫內地市鎮之蕭條，以反映農村經濟之崩潰；次二課用統計方法，描畫出我國最大都市上海之各方面；末課則論通商大埠與內地農村在經濟上互相調劑提攜之必要。</p>	<p>本組首二課論民食問題之解決方法，第三課論水利問題之重要；末二課則為描寫水災之小說；或為理論，或為記實，而皆以民生問題為中心。</p>
	<p>用歸書類性一市讀 文入，報質文統 。應故告實，計海</p>	

第八組	第七組	第六組	
民族體質之 與民族道德之	生與死之觀照	外國風土人情之描寫	
病 民族的質與量 取義 去私	兩個從生活裏跌下來的人 鐵牛 命相家 葬論 瘞旅文	威匿斯 耶路撒冷 遊錫蘭島 日本風俗 日本國志序	法國馬賽革命歌
說明 議論 記敘	抒情 議論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抒情
本組首課自醫學的見地說明病之特徵及原因；次課自優生學的見地論改進民族品質之必要；第三至第六課，則選錄先民關於「取義」「去私」「立節」等之嘉言懿行；全組以民族體質之改善及民族道德之發揚為注意。	本組首課寫一投機商人之失敗及公務員之撤職，暗示社會中生活之不安定；第二課，為描寫社會中生活之指摘官僚制度，說明目前各顯露着第三課為諷刺文字，裏面都各顯露着謀生之特殊字樣，承以古人名作着篇之一家，風水之迷風裏，承以古人名作着者之同情。全組以人間生與死之觀照為中心。	本組首課為書序，注重在彼國之史略及其與我國之關係。次課為專寫異國風俗之作。第三四課為宗教勝地之遊記。末課則介紹中世紀遺留下來之南歐著名城市。全組以風土人情之描寫為中心，而各有其顯著之時代性與社會性。	

組
善改 揚發
漁父 立節
記敘 記敘

新課程  
標準適用

# 初中國文讀本

第五冊

## 讀南遊記

南遊記一卷，清太原孫嘉淦著，張邁刊本。據張跋，這是「文定公生平快意之作」，曾經「善化賀公輯入經世文」，但經世文所載的差不多刪節過半，他怕此文「闕佚」，所以據文定公原稿「重寫付梓」。計正文二十九頁，跋一頁，每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在開始，作者首先說明他南遊的動機是：

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稚子夭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踪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



孫嘉淦的出遊，完全是流覽景物，以寫我憂，因此，這一部紀遊文，它的優勝處，也就在簡鍊的景物敘述方面了。他這一回的南遊，經過的地方很多，路綫也很長。從北京出發，首先是遊山東。他敘泰山的一段，頗有些令人神往。他寫的是：

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石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予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

遊過了山東各重要的地方，他繼續着旅程，就到了江蘇。經過揚州、鎮江，到蘇州這個地上的天堂。但是，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樣呢？在遊記裏，他寫道：

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也。

蘇州給他的印象，是不很好。於是他遊過了名勝的太湖，就「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西嘉杭之間」，這一帶，他是滿意的，他的印象，和在蘇州得到的，是完全的相反：

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曬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

他爲甚麼不滿意蘇州，而在這樣環境裏感到滿意，在這兩節對比的描寫裏，是很容易看到，一是由於作者的思想的原因，一是由於作者的田園詩人的情趣較濃厚罷。由此到杭州，在

西湖上大大的玩了一回，就繼續作衢州行。這一帶景物的敘述，較之湖上生活的描寫，我覺得是優勝得多。他寫的是：

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峯倒影，上下皆青。出檀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恬。

經過浙江，到江西，由江西往湖南，到廣西。復由廣西回至湖南，取道河南回北京。這一次的南遊，據作者自己說，是「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在交通不便的時代，可以說是一大壯遊。他是：

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環周。

這一部遊記，描寫景物，頗有優勝之處。……舟中無俚，讀此遣時，燈下復寫此記，也真叫閒得無可奈何矣。

(採自申報自由談)

### 徐霞客遊記序

潘耒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祕；無閒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勿遊也。

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覩身經，知其皆嘗一贊，披

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闔奧。若余遊履所至，必窮高極深，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雁蕩而目覩雁湖，勞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勿如也。

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峯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嗅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

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

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蹤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闕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誠然哉！

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

，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  
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專志；專志，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褰裳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

岱志

張岱

言泰山高者曰四十里，四十里之內，有盤旋焉，有曲折焉，有下上焉，不全乎其爲四十里也。乃四十里之內，而天時爲之七變：自州城發腳而漆漆大雨，至紅門而霽，至朝陽洞而日出，至御帳崖而陰噎，至一天門而大風，至三天門而雲霧，至登封臺而雪而冰。時凡七變，而天幾不能自主；雨暘寒燠，其聽之天乎，聽之地乎，抑聽之山之高下乎？……

「大夫松」，一朽株耳。一天門以上，曾無拱把之木，以泰山風高，木不易長；意當年「大夫松」，其軀幹亦不甚偉也。……

朝陽洞，泰山之半矣，洞仄硯不可容几。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故無洞府，無邃壑；凡言崖者、洞者，皆約略形似，取其意可也。上振衣亭，喜晴，見泰山日。濃雲之下，日光逗之，汶河沙，條條如績麻分縷；山下見白雲一股，從半嶺墮地，州城仍漆漆大雨。

大小龍口，夾壁天穿，鳥道猿崖，止削一縫，如大窖層冰，一斧劈開，萬尋雷烈；走其下者，陰闐冷腥，時有龍氣。

自此爲上盤之始，石磴險滑。上此者尻脊兼用，肘踝共支，一氣直上，留一步卽股慄，不能佇立。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迷蒙目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

趨而下，見道旁懸鐵綆，猿引而升。入三天門，罡風射之，手足木強。

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入向火，余寒顫不能出手，燕炙移時，方出問頂。出門，白雲纏綿如敗絮，從者覲面不相見，摸索而行，手先於趾。

走里許，如入村落。左折而上爲碧霞宮門，左進右出。入門，十數人負予而前，坐其肩上，亂撲香客。導余見元君金面，鐵柵如椽，從窗櫺中見佛像不甚大。蓋天下名山，如補陀、武當、齊雲、天竺前門諸聖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爲四大部洲所無。……

出碧霞宮，雲仍纏裹不能步。自念三千里來，不得一認泰山面目，此來何爲，心甚懊恨。謀宿頂，不見人，且不見路，從人飢寒，萬不可住，輿人掖之，竟登輿從南天門急下，股速

如溜，疑是空墜。余意一失足則齋粉矣，第合眼據輿上，作齋粉觀想；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落，冷汗一身時也。頃刻下二十里，至朝陽洞，天霽如故，日猶在崖，山上只一片雲，弄我如許，惆悵山靈。……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是未到泰山者。泰山壁立千丈，不藉尺土，櫛沐甚淨，故山無大木，無深巖，無鳥獸虎狼，應是草昧時洪水湫滌。南方卑窪，土尚粘窳；此則地勢高捲，一邊直去，靡有子遺耳。余見兗州地土掘下數尺，便見石巖。則是江北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爲之盪滌湫剔，一出其真面目耳。……

張子曰，山高數十仞，盡十里而沒；山高數百仞，盡百里而沒。岱至州城望之，不覺其甚高；及至黃河舟次，七百里而遙矣，然猶及見岱之螺髻焉，則其高可勝計哉。且山東地勢之

高出於江南者，不知幾千萬仞，而岱又高出於山東幾千萬仞，則自江南發足之地，凡從鞋靴下高一尺一尺，皆岱之高也。嗚呼岱哉！

（節錄近代散文鈔）

###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綫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曾飽看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變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是暗沈沈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

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氈長絨的懸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  
出現了，到了，在這裏了！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  
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的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

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鰻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 \* \*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影互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彩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採自小說月報）

###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  
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  
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  
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  
，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  
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  
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

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

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前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

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旣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賸，固扁鵲，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

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吏道

鄧攸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吏、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

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

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

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

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吏，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

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爲甚麼要愛國

潘力山

我以爲要討論「爲甚麼要愛國」這個問題，不可不先討論「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凡與我們有關係的事物，我們自然會愛他；沒有關係，那麼要愛也無從愛起。

社會學家，以爲人的意義有兩種：一種是自然人，一種是文化人；自然人生來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間接由社會造成的。人若是生來就各個散處，他的性格，便不能完全實現；換一句話說，祇見得他具備自然人的性格，和動物沒有區別。假使與同類聚處，便和動物不同，要發生一種同類意識了。因此互相影響，就產出風俗、習慣、宗教、道德、文化、美術種種的社會制度來。個人生在社會裏，受這社會的種種薰陶，然後成一個文化人。我們若將一個文化人的性格，加以剖解：何種是由社會造成的？何種是生來就有的？將那由社會造成的，一齊除

去；剩的，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動物了。我嘗和一位朋友談笑，他說他要「出世」，我說這句話，從主觀的解釋，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說「出世」，如古人所謂「隱於市朝」的話，倒未嘗不可；若從客觀的解釋，世間（社會）是出不了的，你這「出世」的思想，還是由世間造出來的。言語是世間的產物，用來達人類意思的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會說話；你若要「出世」，就不該說話；你一說話，就用了世間的工具，還說「出世」麼？話雖是說笑，卻有至理。總之，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離了社會，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說：「產生人的是父母，造成人的是社會。」

人類既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雖在極野蠻未開化的時代，到了某種程度，就有種種特殊社會的發生：因天然的結合而有家族社會，因信仰的結合而有宗教社會，因財貨的結合而有經濟

社會。這各種特殊的社會，平時散散漫漫地都不覺得；到了遇外侮的時候，就不能不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個團結帶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國家。並且那組成社會的個人，相互之間，不能沒有衝突的地方；社會既有特殊性質，就各有各的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沒有衝突的地方。有了衝突，便不能不有一個超特殊的社會來盡這個調和整齊的責任。這個超特殊的社會，便是國家。

依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的證明，未有社會以前，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了社會，就跟着有習慣、輿論、宗教種種的社會力；然後人的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保障卻不大鞏固。有了國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權力來作後援；到了社會力變成公權力的時候，那保障就鞏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說：『必有社會而後人（文化人）的性格才能表現；必有國家而後社會的

組織才能完全。』

我並不是以國家爲偶像的人，不過從文化史的一方面看來，若是自來就沒有國家這種組織，人類的文化，還到不了這個地步。最遠的將來，我不敢說；就現在和最近的將來而論，也還要利用國家這種組織，來滿足人類的的生活，以爲世界統一的地步。簡單說一句話，還是不能離掉國家的；不能離掉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了。

（節錄北京晨報）

### 論政治爲人民之生命

梁啓超

常人之情，見近而不見遠，知末而不知本。當其飢也，知食爲生命；曾亦思非耕胡以得食？是知生命所係，在耕而不在食。當其寒也，知衣爲生命；曾亦思非織胡以得衣？是知生命所係，在織而不在衣。然戀戀念衣食，盡人不學而能；孳孳務

耕織，則有待於詔之者矣；則直接間接之差別，而理解之有難易也。政治爲人民之生命，其理由本非甚遠，徒以重重關係，間接稍多，中人以下，驟涉焉而不見其變，則其漠然視之，亦固其所。今請舉最淺之例證以說明之：

飢而不得食，則無生命，此盡人所能知也。然還問何道以得食？曰，有粟則得食。何道以得粟？曰，有金則得粟。何道以得金？曰，有業則得金。何道以得業？曰，有良政治則得業。請言其理：

夫業之種類不一，而農、工、商其最大也。人民之欲得田而耕者亦夥矣，而能得者十無一焉。謂田之不足於耕，似也；然還觀地球各國，其每方里平均人口，密於吾國二三倍者，蓋有之焉，胡不聞其以田不足於耕爲病？彼其政府汲汲講求農政，改良土壤，同一面積，能使所產倍蓰於昔時，故雖地不加廣

，而其稜實與加廣無異。我則數千年來，術不加精，土不加饒；欲研究其技術，而政府無學校以教我；或藉經驗小有所得，而獨力不能舉，而政府莫爲我助；因循廢弛，以至今日。他國同一面積之地能食十人者，我則食一二人猶不足，故益以人浮於地爲患。——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旱乾、水潦，天然之災，非有私於一國也。然所貴乎人類者，人類所貴乎有政治者，以其能戰天然之力而勝之也。歐、美各國，百年以前，以天災而召大饑饉者，史不絕書；今雖未敢云盡絕，然其數視昔，則爲一與百之比例耳。豈天薄於其昔而厚於其今？曰，有人事以戰勝之。其所以能戰勝之者，非恃個人之力，而恃政治之力；爲大計畫，興大工事，非國家及國家所屬之地方團體，莫能任也。我則政府置若罔聞，一任天行之暴，而莫或代人民以謀抵抗；一國之大，一年之久，告災數四

，災區動輒互數千里，雖有廣土，徒擁虛名。——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其在他國，以境內人口有疏密，耕地有廣狹，故其政府常爲內地移民之業，損有餘，補不足，而能劑其平。我有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數萬里耕牧之地，荒而不治。而本部之民，爭吮沫於文尋之潢；欲往從之，則無機關以嚮導我於現在，無法律以保護我於方來；坐是株守一隅，束手待斃。——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他國地既不足於耕，則謀所以殖之於外，政府則爲之啓土宇，設種種方便，以先之於其所往。我則非徒無此而已，祖宗傳來之土地，變爲他國殖民之區，而政府曾不思所以抵抗；卽我民爲飢所驅餽其口於海外者，所至見迫害，而政府熟視無睹，以至進退皆無所可，而凍餒相屬於路。——則政治之不良使

然也。

地上之產能養人者爲農業，地中之產能養人者爲礦業。我國礦產之富，甲於大地，而人民欲從事者，政府隨在加以壓抑；其間有以私人資格不能從事，必賴政府之提倡保護者，曾未聞其一我應。不寧惟是，舉其最饒者，次第竊售於外人，以故數千年久肩之寶藏，被胥篋以歸於烏有。——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直接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農與礦；間接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工。地既不足於耕，則當以工業爲之尾閭。處今日之勢，非增興各種新工業，不足以拯民於水深火熱之餘。而以比年現狀觀之，非惟新工業未嘗一開其途，卽舊工業亦將次第盡墮其戶；疇昔民之恃十指而能贍其孥者，今且不給於自養。何以故？外國工業品紛其臂而奪之食。故欲圖抵抗，決非私人之經

畫所能爲力，而國家又旁觀焉而不爲之援手。——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商業亦然：大利悉腴於外商，我則幸而僅得其餘。外人以國家之力，挾其日日新發明之商業政策以相臨，設種種商業機關於我國中以盪吾腦；我以私人之力，萬無術足以相禦，而政府曾不思所以爲之計，反以無數虎狼擇肥以噬，吾業日被破壞，無所控愬。——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

此特舉其一二言之也；若欲悉數之，則更僕數而不能盡。要之，吾民以不得良政治故，而因以不得業；以不得業故，而因以不得食；以不得食故，而因以不得生命；此其事理至顯淺，雖中智以下，苟一覆勘焉而當能索解者也。

（節錄飲冰室文集政治與人民）

### 禮讓與鬭爭

崔敬伯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一至於此，不容我們不與之鬪，以爭一綫的生存；故吾人今日所最需要者爲鬪爭。但五千年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大文化之一，卻是禮讓！禮讓的信條，支配吾民族的日子太久了；禮讓的流弊，腐蝕吾民族的程度太深了。由青春而少壯，由少壯而老衰，籠罩於禮讓的社會制度，已經快到整個崩潰的階段，乃有空前國難的來臨。這一來，如果不能促着我們轉入一個新的社會機構，轉入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則此五千年曾經發過閃光的東方文化，也許要隨着正待遷移的俎豆彝鼎，一轉再轉，轉入帝國主義者的博物館去伴着埃及的木乃伊！……

禮讓制度當然也有它的發生與長成，也有它的黃金時代；但因畸形崇尚的結果，不免發生極大的流弊。禮之敝爲儀文，而讓之敝爲退嬰。……

禮之流於儀文，在春秋時代，業已暴露。例如「告朔之餼羊」，久已失掉禮的原意，而成爲虛應故事的儀文，孔子偏要說：「我愛其禮！」此種流弊，中於政治，則爲浮文妨務，空言廢事；中於風俗，則爲貌勝情衰，習於詐僞。……

讓之流爲退嬰，亦頗有幾千年的歷史。詩經魏風，載有碩鼠一詩，所以「刺在位者之重斂，而尤刺其不修政。」食我黍乃莫我肯顧，食我麥乃莫我肯德，食我苗乃莫我肯勞！結果怎樣呢？只是一個「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一走了事。豈止詩經，孔子也說過：「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不僅有主張，而且有人實行：「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一般人，對於強暴之來，不思所以抵抗之，與之鬪，與之爭，只知避而去之，尙且洋洋然以爲「爰得我所」！……

由此觀之，則吾民族失掉鬪爭的意志，蓋已久矣。刃以不礪而愈鈍，日以處暗而失明。政教雙方，無論是叔孫通的朝儀，無論是腐儒的禮教，早將民族的鬪爭意志，摧殘至於極點，俯首帖耳，積之已經數千年。一旦帝國主義者，以空前的殘暴，光臨此邦，而吾民僅恃此弛弓、鈍鐵以應之，安得不絃斷、刀折！

然吾民族之鬪爭本能，固未嘗根本漸滅；數千年來既不得正常的發展，一轉而趨於邪曲的表現：沒有公開的鬪爭，而有隱密的鬪爭；沒有公共的鬪爭，而有私人的鬪爭；沒有公平的鬪爭，而有偏私的鬪爭。……流弊所及，所有政治上社會上一切惡德，無不盡量發現。陰有鬪爭之實，陽爲禮讓之名，末流的禮讓與邪曲的鬪爭，交相助長，吾民始有今日之遭遇！陵夷至今，所有民族的精力，在「勇於私鬪」的過程中，幾已消耗

殆盡，再加以禮讓的流毒，安得不造成「怯於公戰」的今日！

如此說來，中華民族就算完了麼？不然！「窮則變，變則通。」有大窮則有大變，今日空前的國難，便是變私鬪爲公戰的最大轉機！變的過程，不是自無生有，而是化私爲公；將私鬪的力量，轉到公戰，便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而且這種勇於公戰的素質，在我們歷史上，也不是沒有。我們看，一位鬪爭的英雄，在鬪爭的文學裏，所敘述的鬪爭的事跡：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嗟乎！吾民族的文化價值，倘能存留於天壤間，其將恃此

乎？吾民族的生存將來，倘有一綫出路，亦將視此乎？發揮公戰的素質，不僅救民族於一時，且可奠治基於永久。公之義有三：一，公共；二，公開；三，公平。如何認識、培植、發展此公的鬪爭，以救禮讓之窮，乃真吾民族轉換歷史的當前大任！

（節自天津大公報）

### 創建無名英雄墓募捐啓

丁淑靜等

本年「一二八」之變，我軍苦戰三十餘日。其間抵抗最久、礮火最烈、傷亡最多者，實爲廟行鎮一帶。廟行，一村落耳，居民僅百餘戶，屬寶山縣，以舊有泗漕廟得名。西南距大場鎮，東南距江灣鎮，各約七八里。敵攻閘北，久不能下，乃續調大軍，改設主攻點於此，既不惜重大犧牲，進占東南隅之金穆宅、竹園墩、三百畝等村落，復竭全力撲廟行。我軍因屋爲

營，掘壕死守，在礮火、機彈狂轟猛射之下，村屋全燬，士卒死亡山積，然於我軍總退卻前，敵未能越雷池一步！嗚呼，此非我民族精神之表現耶！考之往事，每於殉國志士立功所在地，建祠以昭其忠；在近代各國，更必爲陣亡士兵建「無名英雄墓」，以彰其烈；又有有墓而無骸骨，如我國所謂衣冠墓者：皆所以酬已往而勸來茲也。今「一二八」殉國諸將領骸骨已運首都，葬紫金山麓；而當時粉身碎骨之大多數士卒及義勇助戰之人民，遇害而不知名者，至今僅餘一抔之土，三寸之棺，掩護忠骸；一任其荒涼零落，久而湮沒：此豈所以慰遺烈耶？

夫無名英雄者，有名英雄之所賴以成就也。欲中國之興，必先自全國國民盡願爲無名英雄始。同人愧未能親執干戈爲國民倡，然對此抱大無畏精神、示大犧牲決心、爲民族爭光、爲國家吐氣、悲壯慘烈、民國以來所絕無僅有之多數無名英雄，

萬不能坐視其久而湮沒不聞也。爰於抵抗最久、礮火最烈、傷亡最多之廟行鎮東南隅，度地營阡，表曰「無名英雄之墓」；於其附近戰蹟，亦當妥籌保存之法；墓之周圍，遍栽花木，藉以拱護俠骨忠魂。外築道路，西通大場，南接閘北之嶺南路，使四時憑弔者無繞道之煩；而二十一年來所受至慘至酷之外侮，可於後人腦海中，永留一深刻之印象，用以奮起我民族之觀感，豈止紀念殉國士卒之意而已哉？

此墓建築，既爲民族精神之表見，不宜過於簡陋；除已由寶山各界捐地三十畝及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捐銀壹萬圓外，餘均有待於各界之贊助，爲數不厭其多，同志更求其廣，……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共起圖之！

發起人丁淑靜……等同啓。

（採自申報）

## 食米問題

潘公翀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顧數千年來所謂以農立國者，竟至食米不足以自給，謂非國民經濟史上之劇變歟？不足自給，固不自今年始，然據往年海關報告，輸入洋米之代價年約六千五百萬兩，其爲鉅數，已屬可驚；而今年至六月中旬爲止，已達一萬一千萬兩，爲空前紀錄也。國內各地米價，原極不齊，上海鄰近產米之區，米價向非最貴，而目前則上海亦漲至每石二十四元，此又空前紀錄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似此繼長增高，不謀解決，實有以食米問題而使社會根本動搖之虞，則知食米問題之意義，不惟窮人之飢飽問題、生活問題而已。

試求食米不足之原因。兵燹連年，土匪遍地，乃至農不安耕；此產額減少之原因一也。耕者以苛稅等種種關係，資力消弱，培壅不足；此產額減少之原因二也。天災頻仍，螟蝗不絕

：此產額減少之原因三也。近都會者利於改植蔬果；高地利於改植菸葉；內地軍人之脅誘，利於改植罌粟；此產額減少之原因四也。南人北漸，食米之習尚漸廣；此消耗量增加之原因五也。風氣漸趨奢靡，上之米必求精，次之食必求飽，下之恥食雜糧；此消耗量增加之原因六也。交通阻梗，運輸爲難，積滯一隅，甚至腐爛；此暴殄之原因七也。各地積歷年天災人禍之經驗，所有米穀，嚴禁出境，致有餘者亦不得以濟不足；此供求不調之原因八也。綜此八因，遂至仰給海外，於是以來貨金貴而貴，以供少求多之自然律而貴，以販米須特許、繳特捐而貴，以有人趁火打劫、囤積居奇而貴。夫量少至不敷食，價貴至無力食；不敷食則飢，無力食以窮；飢窮所迫，舉凡道德、法律、武力將盡失其功用。食米問題之因果若此，其容等閒視耶？

況以目前情形度之，食米不足之現象，殆將年益加甚。今以每石二十四元爲貴極，來月未可知也，來年更未可知也，苟非根治，終將不救。然所謂根治，如墾殖荒蕪，濬河導淮，除暴安良，管理生產，是矣，豈得遽期？急則治標：如平糶，則地方倉庫兩虛，未可再三；如採運，則濟於乏而無救於貴；如抑價，則可暫而不可久，每石二十四元之今日，固在竭力治標之中也。

或者以爲我國之食米雖感不足，舉國要以農民爲多，米貴裕農，亦未謂無得。殊不知農民之經濟情形，秋收之後，卽入於市，而米市在新穀登場之日必賤，青黃不接之時必貴，是賤於農而貴於商，故食者雖貴其值，於農無與。又頗聞內地諸省，鑒於米荒，競設「食糧委員會」，或以鄉爲單位，或以縣爲單位，年計收穫，必本地存數足一年之糧，然後許以出境；甚

或儲積備荒，如江西若干縣目前之米價，有僅六元餘者；獨善一方，可謂得計。然流弊所至，一鄉一縣之隔，米價懸殊，飢飽懸殊，無論秦越漠視肥瘠，爲事理所未安，且抑勒所至，以穀賤而直接病農，其弊一；間接使一般產業不發達，其弊二；最大之弊，蓋猶在種稻者以不獲自由競賣而競植其他作物，風聲所播，種稻者愈少，產額愈減，而民食問題愈嚴重。故今日以抑價與封鎖爲得計者，可以貽患於來茲，其理由至簡單明瞭，而其報應必至快也。

是以解決食米而治標，其效祇有數月或一年，亦祇容行之數月或一年；年年老文章，爲害且不測。治本雖未可遽期，而實有亟謀治本之必要，此則舉國上下所應認識明白，努力籌劃者也。三數日前，本報論經濟國難應事平凡而普遍之應付方法，嘗舉麵粉代米爲例。蓋麵粉滋養豐富，充飢力足，北人嗜麥

而強，南人嗜米而弱，雖其間因果不如是之單純，願亦不能否認有相當之關係。其利如此，其廉如彼，苟食米之區而提倡食麥，積久而養成習慣，此於食米問題之解決，必有不少助力歟？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採自時事新報評論集）

### 再論民食

潘公勳

昨論民食問題，意有未盡，茲再申述之。

民食問題之要點凡三：缺乏，一也；昂貴，二也；支配，三也。

補救缺乏，首為增加產量，次為減少需要。增加產量之法，如擴大種植區域。我國以幅員廣大著稱，而可耕之荒野，隨處皆是，茲無準確之統計可稽；然任何人稍念涉足所至，必覺荒蕪景象，歷歷在目，固不必遠及塞外邊陲。能盡地利，則

所得解決者，又不但民食之一端而已。更就熟地言之，農家墨守成法，農具肥料，皆未能致最高之效能。誠能參用最新科學，收穫必勝今茲；若復事防天災，止人禍，滅蟲患，自多方面分頭下手，增加產量之可能性，其偉大殊未易想像也。至於減少需要，有麵粉爲最適宜之代用品；他種雜糧，何一而不宜充飢。豆、麥、黍、稷，與稻並稱五穀，先民固非惟米是食也。此外更有爲我所習不經心者，卽國人習慣，必求充滿胃腸，強者食三五盃，胃納之大，遠逾異族。實際滋養所需，不在多量；西人麵包二三片，日本之工人、學生，每飯盡一小匣，而強健如彼，其故蓋可思矣。衛生家倡節食，識者韙之；民食發生問題之時，又何不可以節食爲減少需要之一法哉？

缺乏與昂貴，常相繼而來，殊不知其間以無謂之周折消費而提高之買價，亦復可觀。苟農家而組織生產合作，食戶而組

織消費合作，二者相通，兩受其利。就上海而言，新開橋頭之米，輾轉而入我人飯鍋，則有船戶、米客、地行、米棧、米店等若干階段。雖各有所致力，然每經一手，必博微利，卽此四五轉手，米價所增殆將什一矣。況船戶與農家之間，復有周折，猶非直接買賣耶？合作之爲利，無俟我人贅陳，要俟有志者之推行而已。

云何支配？如有無不相通，或使食者苦於貴，耕者敝於賤；或使甲地饑荒，乙地積滯：此未能域內一家，統盤籌算之故，不事支配之至也。限於村縣，各自爲政，其害旣如昨日所論，是故建樹統一而有爲之政府，我人亦應爲民食問題而促成之。抑一省、一縣、一村之民食問題，藉封鎖以自保，如昨論所舉「食糧委員會」之所爲者，似已從事支配矣。然民食支配之關鍵，要在生產、消耗、販賣等面面俱到，僅僅封鎖，不足爲

訓。蓋能支配生產，然後稻、棉、雜糧、蔬果之產量，各得其宜；否則祇顧產物價值之高下，競謀私利，其結果且至無可封鎖。能支配消耗，然後可保全部縣民、村民之均等享用，可謀全年消耗總量之準確。能支配販賣，然後可杜囤積之弊，可保全年賣價之平衡。今日村縣之食糧委員會，殆未規劃及此。村縣如是，擴而大之，至於一省，至於全國，亦如是耳。

通商大埠之民食問題，與內地殊異，蓋人口繁庶，消耗量鉅，自非仰給境外不可。而同時內地之饑荒者，輒復採運之於通商大埠。故各地而得長保豐收，猶得一任商民，自由經營，雖難免操縱之弊，當不致絕食之虞。苟各地豐收而不可必也，則秋冬之交，官廳便有未雨綢繆之責任；臨渴掘井，宜其事功之不能無憾也。民國十九年七月一日

## 與水奮鬪

大晚報記者

昨天本報的開封通訊，謂去年河南一省遭受黃河氾濫的災害，計有考城、溫縣、蘭封、武陟……等二十一縣，統計被災面積，達一萬二千三百一十方里，淹沒人民房屋五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間，被災人口竟有八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一人！至於牲畜的漂流，農具的損失，田禾的淹沒，尙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的，這種物質上的損失，如果把牠精確的計算出來，那麼，一定會令人聳肩咋舌！

本來，在任何國家都有自然的災害，然而決沒有像中國這樣的普遍與持續。僅就治水的一端來說，西歐的先進國家，他們不僅利用科學的方法，戰勝了自然的災害，並且還因導利用，使灌溉經濟與電氣事業有長足的發展。可是一向以農業國家自詡的我們，灌溉經濟的破壞，竟成了目前農村破產的動力，

相形之下，能不黯然！誰都不能否認：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而沿河的灌溉經濟的形態，更爲一般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譽爲中原天府的關鍵；雖數千年來，災祲疊見，但我們如果能以先民與環境奮鬥的精神，從事於河工的整頓、造林的實踐，一方面彌補隄岸的缺憾，一方面改變氣候的惡化，則未嘗不可以變禍水爲甘露。可是近幾年來，政府當局對於治河的工作究竟怎樣？假使我們用客觀的顯微鏡來檢查一下，則所謂天災的發生，人禍嘗爲其直接間接的酵母；例如河工經費爲貪污官吏所侵吞，護岸修隄的壯丁爲內戰所毀滅；在人民祀奉虛無飄渺所謂河神的現象中，客觀方面，不啻對於一班所謂治水的官吏，加以殘酷無情的嘲弄啊！

事實教訓了我們：要解放中華民族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祇有依靠不斷的民族獨立的鬪爭；要保障國民不受巨大災害

的摧殘，首先就應該與水奮鬪。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感覺除了消極的賑救災民以外，政府當局應當以水災爲革命的對象之一，繼續不斷的以人爲的力量，來克服這種歷史遺留的困難。以撲滅叛亂的精神，號召國民，大舉動員，對水作戰，樹一勞永逸的大計，完成歷代未完的事業：則雖不喊復興農村，農民已獲來蘇的實惠；不唱統制經濟，國民經濟已減少若干的毀壞了。……二十三年二月六日

(採自大晚報)

### 搶險(上)

高植

隄上有幾處有玻璃風燈，紙燈籠也加了幾個。浪聲唱得更  
高，風也叫得更響，嗚嗚地，一陣一陣地吹。浪花在隄邊飛濺，隄外邊的地方已經濺溼了。隄上兩頭走着傳遞信息的人多了起來。不斷地可以聽到『××，上邊怎樣？』『××，下邊要

添土麼？」的問話，及『××，我去送信啦；』『下邊還要三十擔土』的回答聲。有的可以聽出，有的彷彿在電光耀目地一閃之中就低了下去。打閃時，隄上一切人的活動都看得分明，沒有一個靜止的人，或是掘土，或是挑土，或是踹土，或是傳話；但在黑暗隨即又籠罩一切時，一聲隆隆的雷便追隨而來了。河裏響着汨汨的波濤聲。隄內的下邊叫着杭育的聲音。

在一個未被風吹熄的紙燈籠邊，三皮靜立着。大哥、二哥和父親在什麼地方，他不清楚，只偶而在黑暗風聲中從聲音上測知大哥在什麼地方填土，在電光裏瞥見父親緊張地和別人在說話。

電光與雷聲間的距離漸漸縮短起來，閃照得更亮更耀眼，雷聲響得更大，風吹得更猖狂，像有許多巨大的嘴在空中吆喝，作悲壯的長嘯。風一陣一陣地變涼，隄上人說話的聲音更加

緊張。在電光中，可以看見許多人在隄上忙，在隄下忙，坡上是許多挑土的人。好像把田隄上的土在隄上堆高三尺，水就無法超過隄面了。

三皮只看着黑暗中的燈火、電光閃照下水上的洶湧波濤、泊在對岸的兩隻船、和岸上如巨人的樹，聽着夾在風聲雷聲中的波濤撞隄聲、以及杭育和呼喊應答的人聲。忽然一道電光，亮得叫三皮不敢再看四周的一切，好像就是從對岸那邊的田裏亮過來的一樣；雷聲跟得那麼緊，那麼響，就像是有人在 he 身邊燃着一個大爆仗，卻又拖着殷殷的尾聲好似鑽進水裏去了。風裏好像有鬼在叫，三皮真有些怕，看看隄上還有許多人，心稍安了。

他站着那一段的隄的內面的田，便是他家承租下來，從祖父起一直做了五六十年的田地。在這隄下的數十畝田上，開過

他家庭的生養婚嫁的花，也有過病老死喪的凋謝；三皮也明白這下邊的田是他家庭、他父親、他自己所寄託的一切，但他只知道這麼一點。他父親提着一盞紙燈籠在這一段圩隄上梭巡着，用鷹眼般尖銳的目光察看一切，吩咐着在低窪處加土，要大兒子帶人踏得緊，打得牢；因為破隄的地方將不僅滅亡了一切收成的希望，而水沖進來的一大塊田面要成爲一個深大的窟窿，不會在水退落後再是田地了。

風更緊，隨着耀眼的電光後的雷聲響得更大更近了。農人們的聲音呼喊得更緊張，更嘈雜，且有點淒厲，每人都似和敵人決生死般地同自然界的威嚇拚命地爭鬪着。一陣涼風過後，丟下了幾顆雨滴，有一顆正沈重地落在三皮的鼻尖上。

『有雨點子了啊！』黑暗中有人高聲地叫。

『雨腳要來了。』更遠處一個人叫。

「大家都趕快把低處填起來啊！只要顧低處呀！」  
「落雨點了啊，啊——啊——快上去！」是挑土的農夫們的叫聲。

一道電光照得大家眼一花，接着便是一聲炸雷，匍匐地，壓倒一切的人聲。風要吹掉每個人的衣服。人聲交互刺激地更喧嘩，更緊張，各處有着說話呼叫的聲音。每顆心像在沙鍋中炒着的豆子，要炸裂似的，驚惶、恐怖、憂愁，卻又熱烈、虔信、希望，希望只要隄外的水不入隄內，他們便汗涔得有河水那麼多也是情願。

一道電光後是一聲雷。風聲浪聲和堅固的黑暗織成一個恐怖的網，罩住了他們全體。這緊張，這大難臨頭前的恐怖，延長着，一秒復一秒，一分復一分，在墨黑的夜裏。

搶險(下)

高植

又是幾顆雨點飄下來。大家又是一陣驚天動地的呼喊。

「雨來了啊！雨來啦！啊——」

「啊——雨來了——啊——」

這聲音叫得每個人的心都在顫，連一些指揮挑土送土的人也失了鎮定，時時發現了錯誤。每個人的心好似要跳出胸脯，飛在風中。

又是幾點大粒的雨在雷聲中落在隄上。農夫們又是一陣呼喊。三皮不知他父親此刻站在何處，在這情形中，他心驚肉跳了。許多尖銳的呼號及嘈雜的人聲，在嗚嗚的風聲中打旋，聲音像被風捲起的紙片般那麼無力。

接着雷聲之後，雨點落得更密一點了。挑土的填土的把早就預備好了的斗笠戴了起來，於是雨點在箬葉上響着清脆、清淅而又猛壯的小聲音。每個人的腿都溼了。隄上陸上都立刻成

了泥淖，溼滑難行。每個人仍然是活動着。

風聲雨聲，雷和電，捲雜着人聲，喧闐沸騰，宇宙瘋狂似的，一秒鐘又一秒鐘。

人心像波那樣地顫蕩，每個人都瘋狂般地叫着。一道電光照得一切如同白晝，許多頭戴斗笠的人如同無數的傘形菌，有的跑着，有的僂着，有的蹲着，有的挑着，有的挖着，有的倒着，有的伸手，有的轉頭，有的從地上爬起，有的跌下，這一切倏然一現，卻都立刻又被黑暗隱藏起來了。人聲叫着，雨沈重落着。

河水漲了起來，高的浪頭衝到岸上來了。空中是吼吼的聲音。有人叫着，『把土送到這裏來呀！』『快啣，這裏！』而陡斜的坡子卻使送土的人在隄下更加着急。

『天啦，救救我們啊！雨止住吧！』

『天啦，我們命沒有了！媽呀，雨不要下哪！』

淒厲哀求的呼聲四起，每個人的每根毫毛都打顫了。

一秒鐘又一秒鐘。風聲不低，雨還是如注地落着。三皮看見了他的父親抱着幾牀被絮，跟在長二伯的身後。他大哥接了被絮，他父親便接過一盞玻璃風燈在隄上細察。他發現了一個鬆土的地方，有力的浪吞下了一塊一塊的隄土。他於是大叫，

『快在這裏加土呀！天啦！』

雨不止。雷緊隨着電。雖然地滑，卻仍然有人送來了幾擔土。這土加到隄上，卻一點用也沒有，被水沖去了。河水怫怒地只隨着猛烈的風勢向隄上衝。這小缺口於是漸漸地大了，隄土一塊一塊地被水吞去。許多人都焦急了。

雨急了一陣。一聲霹靂之後，這缺口又大了，有涓涓的細流向隄內淌了。三皮父親從長二伯手裏接過一包洋錢，急迫地

叫道：

「誰搶了這險口，就是八十塊錢！」

人聲起了一陣大呼喊。缺口又大一點了，有一股水向隄內流。他又抱了被絮向缺口處一堵，險勢稍和緩了。隄上響了一聲鑼，要大家都上隄，於是一陣吆喝聲，都先後向隄上爬。

人在隄上呼喊，雷和風在空中猛吼，驚人地可怖。浪頭在隄上衝撞。雨落着。兩邊鑼聲響了起來，人都昏醉般興奮起來。隨着一陣炸雷，棉絮堵口處的一丈多隄土崩潰了。

轟——水捲了三皮父親一同進了隄，兩邊人聲呼喊得震天動地。水，匉——匉——地，萬馬奔騰般向隄內灌注，喊叫啼哭着的農民們都向兩頭跑去，有的呆然木立着不動，被別人牽着走去。鑼聲鏗鏘地敲着。雨聲裏的水聲在隄內下邊的田面上響着了。缺口處的水在電光中看來有如小瀑布。兩邊的啼哭

呼叫聲比三峽的啼猿還要哀慘、淒厲，而且在雷雨中顯得那麼微弱。水，旬——旬——地向隄內湧。

缺口處兩邊的隄土繼續地崩潰，一道電光照着隄內隄外全是一片水，隄內的水卻繼續向前伸展、伸展着。泊在對岸的兩隻船隨急流沖進了田裏。

風聲嚎哭般地叫着。雷聲漸漸響了過去。雨勢衰微了。人的啼哭呼叫顯得高了一點。

三皮站在崩潰了的圩隄上，在長二伯身後流淚。

（節自東方雜誌村童）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來時已經是六點半鐘。天色很陰沈。林先生覺得有點頭暈。他匆匆忙忙吞進兩碗稀飯，就到鋪子裏，一眼就看見那位上海客人扳起了臉孔在那裏坐守「回話」。……

「林老板，你真是開玩笑，昨天晚上不給我回音。輪船是八點鐘開，我還得轉乘火車，八點鐘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請你快點——」

上海客人不耐煩地說，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請他原諒實在是因爲上海打仗，錢莊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顧，務請格外看承。

「那麼叫我空手回去嗎？」

「這，這，斷乎不會。我們的壽生一回來，有多少就付多

少，我要是藏落半個錢，不是人！』

林先生顫着聲音說，努力忍住了滾到眼眶邊的眼淚。

話是說到盡頭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嚙嚙，可是他坐在那裏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心是卜卜地亂跳。近年來他雖然萬分拮据，面子上可還遮得過；現在擺一個人在鋪子裏坐守，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債戶還多着呢，萬一羣起效尤，他這鋪子只好立刻關門。他在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幾次請那位討帳客人到內宅去坐，然而討帳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凍雨來了。一條街上冷清清地簡直沒有人行。自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蕭索的臘尾歲盡。朔風吹着那些招牌，嗤嗤地響。漸漸地凍雨又有變成雪花的模樣。沿街店鋪裏的伙計們靠在櫃臺上仰起了臉發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帳客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談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門來站在街邊看那索索的凍雨。從蝴蝶門後送來的林大娘的呃呃的聲音又漸漸兒加勤。林先生嘴裏應酬着，一邊看看女兒，又聽聽老婆的打呃，心裏一陣一陣酸上來，想起他的一生簡直毫沒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這地步的，究竟是誰。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氣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懇切地說：

「林老板，你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很巴結、認真。放在廿年前，你怕不發財嗎？可是現今時勢不同，捐稅重，開銷大，生意又清，混得過也還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嘆一口氣苦笑着，算是謙遜。

上海客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去：

「貴鎮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內地全靠鄉莊生意，鄉下人太窮，真是沒有法子，——呀，九點鐘了！怎

樣你們的收帳伙計還沒來呢？這個人靠得住嗎？」

林先生心一跳，暫時回答不出來。雖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計，一向沒有出過岔子，但誰能保得到底呢！而況又是過期不見回來。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遲疑的神氣，就笑；那笑聲有幾分異樣。忽然那邊林小姐轉臉對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壽生回來了！一身泥！」

顯然林小姐的叫聲也是異樣的，林先生跳起來，又驚又喜，着急的想跑到櫃臺前去看，可是心慌了，兩腿發軟。這時壽生已經跑了進來，當真是一身泥，氣喘喘地坐下了，說不出話來。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對，嚇得沒有主意，也不開口。上海客人在旁邊皺眉頭。過了一會兒，壽生方才喘着氣說：

「好險呀！差一些兒被他們抓住了！」

「到底是強盜搶了快班船嗎？」

林先生驚極，心一橫，倒逼出話來了。

『不是強盜，是兵隊拉夫呀！昨天下午趕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那知道航船聽得這裏要捉船，就停在東柵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寶祥衣莊的阿毛被他們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來。』

壽生一面說，一面撩起衣服，從肚兜裏掏出一個手巾包來遞給了林先生，又說道：

『都在這裏了。栗市的那家黃茂記很可惡，這種戶頭，我們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個臉，換件衣服再來。』

年關(下)

茅盾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臉上有些笑容了。他到帳臺裏打開那手巾包來，先看一看那張「清單」，打了一會兒算盤，然後點檢銀錢數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鈔票四

百二十元，外加卽期莊票兩張，一張是規元五十兩，又一張是規元六十五兩。這全部都付給上海客人，照帳算也還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裏吸煙的上海客人幾次，方才歎一口氣，割肉似的拿起那兩張莊票和四百元鈔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說了許多話，方才得到上海客人點一下頭，說一聲「得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莊票看了兩遍，忽又笑着說道：

「對不起，林老板，這莊票，費神兌了鈔票給我罷！」

「可以，可以。」

林先生沒口回答，慌忙在莊票後面蓋了本店的書柬圖章，派一個伙計到恆源莊去取現，並且叮囑了要鈔票。又過了半晌，伙計卻是空手回來。恆源莊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錢；據說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當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沒張傘

，冒雪到恆源莊去親自交涉。結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樣了呢？」

看見林先生苦着臉跑回來，那上海客人很不耐煩地問了。

林先生幾乎想哭出來，沒有話回答，只是歎氣。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壽生也來了，幫着林先生說。他們賭咒：下欠的三百多元，趕明年初十邊一定匯到上海。是老主顧了，向來三節清帳，從沒半句話，今兒實在是意外之變，大局如此，沒有辦法，非是他們刁賴。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這幾天內賣得的現款湊成了五十元，算是總共付了四百五十元，這才把那位叫人頭痛的上海收帳客人送走了。

此時已有十一點了，天還是飄飄揚揚落着雪。買客沒有半個。林先生納悶了一會兒，和壽生商量本街的帳頭怎樣去收討

。兩個人的眉頭都皺了，都覺得本鎮的六百多元帳頭收起來真沒有把握。壽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聽說南柵的聚隆，西柵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帳倒要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點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

『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裏了。恆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們逼得那麼緊。說不定上海的收帳客人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嗎？』

壽生說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努了一努。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下，心裏直是亂跳，哭喪着臉，

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不毀纔是作怪，錢莊壓迫他，同業又中傷他，而又要喫倒帳；憑誰也受不了這樣重重的磨折罷？而究竟爲了什麼他應該活受罪呀！他，從父親手裏繼承下這小小的鋪子，從沒敢浪費；他，做生意多麼巴結；他，沒有害過人，沒有起過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沒害過人，做過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天老爺沒有眼睛！

『不過，師傅，隨他們去造謠罷，你不要發急。荒年傳亂話，聽說說是鎮上的店鋪十家有九家沒法過年關。時勢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話，素來硬朗的鋪子今年都打饑荒，也不是我們一家困難！天塌壓大家，商會裏總得議個辦法出來；總不能大家一齊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見林先生急苦了，壽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歎了一口

氣。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經見白。偶而有一條狗垂着尾巴走過，抖一抖身體，搖落了厚積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夾着尾巴走了。自從有這條街以來，沒有見過這樣冷落淒涼的  
年關！

（節錄申報月刊林家鋪子）

讀上海市統計（上）

黃炎培

上海市地方協會，集數十專家，調查數十機關資料，佐以農村實地調查，編成中英合璧上海市統計一書，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在未出版以前，有預約購買者，有投函要求贈予印刷清樣者，有要求開示某種統計材料者，可見此書被國內外人士注意之深切。炎培實始終參與此役，特將讀此書所得要點，選擇披露，使未覩此書者略窺鱗爪，已覩者得此亦足為

提要鉤玄之助，故不辭醜縷，著爲此篇。

是書分十六門，卽一、土地，二、人口，三、行政，四、司法，五、財政，六、金融，七、商業，八、工業，九、勞工，十、農業，十一、交通，十二、公用事業，十三、文化事業，十四、教育，十五、社會，十六、衛生；各門附表凡四百幅。

上海全市（單指上海市政府管轄區域，不連租界在內，則稱上海市），面積凡二千六百九十一方里九八，卽八百九十三方公里一六。以畝計，得一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六畝，內上海市占百分之九十五·七二；公共租界占百分之二·九五；法租界占百分之一·三三。

上海全市每畝最高地價，民國五年，值銀四萬五千兩；十四年，八萬五千兩；二十一年，增爲十七萬兩。土地買賣交易

之繁，民國十九年，全年六千零三十七萬九千兩；二十年，增至一萬三千一百萬兩；二十一年，跌爲一千七百七十五萬兩。全市建築總值，民國十九年，全年七千一百餘萬兩；二十年，減爲六千二百餘萬兩；二十一年，竟減爲三千五百餘萬兩。凡此，皆不景氣現象之一斑也。

全市人口，民國十九年，三百一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五人；二十年，增爲三百三十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二人；二十一年，減爲三百一十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二人。以二十一年計，內上海市占百分之五十一，公共租界占百分之三十四，法租界占百分之十五。更以國籍計，則其中外國人占百分之二·二三。

上海市居民省市籍別，除本市及江蘇省不計外，最多者浙江，占百分之十八強。

上海學齡兒童，民國十八年，共七萬九千七百九十五人，

內已就學者百分之四十二·二八；餘未就學。

法院訴訟事件，民國二十年度受理者，民事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一件，刑事四萬三千四百三十六件。

上海市政府暨隸屬各局經常支出，十七年度，三百五十三萬餘元；十八年度，四百四十七萬餘元；十九年度，四百八十九萬餘元。公共租界工部局經常支出，十六年，一千一百七十一萬餘兩；十七年，一千一百六十二萬餘兩；十八年，九百四十四萬餘兩；十九年，一千三百九十四萬餘兩；二十年，一千六百七十一萬餘兩。法租界公董局經常支出，十八年，三百七十二萬餘兩；十九年，四百七十三萬餘兩；二十年，五百六十五萬餘兩。

江海關金銀進口，十七年，一萬零九百七十七萬餘兩（關平，下同）；十八年，一萬零二百一十七萬餘兩；十九年，六

千九百六十五萬餘兩；二十年，三千三百六十六萬餘兩，——以是年與四年前較，不及三分之一。而金銀出口，十七年，三百六十八萬餘兩；十八年，一千六百一十八萬餘兩；十九年，五千一百零七萬餘兩；二十年，五千二百四十一萬餘兩，——以是年與四年前較，竟逾十四倍。

江海關洋貨進口，十七年，五萬四千八百六十餘萬兩（關平，下同）；十八年，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四萬餘兩；十九年，六萬七千九百七十四萬餘兩；二十年，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六萬餘兩；無歲不增。而土貨出口，十七年，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二萬餘兩；十八年，三萬六千四百零四萬餘兩；十九年，三萬一千二百六十六萬餘兩；二十年，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七萬餘兩；除十八年略增外，無歲不減。至二十一年，進口五萬零九百三十一萬餘兩，出口減至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萬餘兩，入超竟達

三萬五千萬兩以上。

讀上海市統計(下)

黃炎培

上海工人生活費指數，以民國十五年爲百分，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衣、食、住、燃料、雜項總指數增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一·三九；而銀元購買力反減爲百分之八十九·七七。

就上海四郊指定八區，每區就四鄉指定農家百戶，調查其耕地面積，則八百戶中，不及五畝者，占六十八戶；五畝以上未滿十畝者，占六十戶。八區平均難得每戶耕地面積七畝零；每戶以五口計，每人僅得一畝零。

八區田地價格，以現在與五年前較，平均每畝增價百分之二十二·四。

八區每畝賦稅雜捐，最高一元三角零，最低七角九分零，平均一元一角二分零。

八區借貸利率，最高年息二分，最低一分，普通一分五釐。

八百戶農家中，虧欠者四百八十五戶，虧欠銀數四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元零；盈餘者三百十五戶，盈餘銀數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三元零。

上海全市郵政總計，民國十六年，信件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七萬餘件；十七年，增爲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萬餘件；十八年，增爲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四萬餘件；十九年，增爲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萬餘件；二十年，增爲二萬零五百一十二萬餘件。

上海全市各級學校數，十八年度，九百八十三校；十九年度，九百三十二校；二十年度，八百二十九校。此三年間學生數，往來於十五萬以上、不及十六萬之間；經費數，往來於九百八十萬元以上、不及一千二百二十萬元之間。

上海全市自殺者總計，十八年，一千九百八十九件；十九年以後稍減；至二十一年，則二、三、四月因淞滬戰役未辦統計之故，僅得一千三百七十六件。

上海全市離婚事件總計，十八年，六百四十五件；十九年大增，得八百五十三件；二十年略減，得六百三十九件；但二十一年僅得四百一十五件，——經社會局聲明，是年二、三、四月因淞滬戰役未辦統計，未知實際上增減如何也。

上海全市盜劫案件總計，十八年，九百六十五件；十九年，六百九十一件；二十年，四百八十一件；二十一年，二百二十七件。

上海全市綁案總計，十八年，六十五件；十九年，八十四件；二十年，四十八件；二十一年，二十一件。

上海全市暗殺事件總計，十八年，一百零四件；十九年，

一百六十三件；二十年，一百七十三件；二十一年，一百件。  
上海市每千人死亡率，十八年，得百分之十三·四；至十九年，減爲百分之十三·二；至二十年，減爲百分之十二·七；至二十一年，減爲百分之八·六。其在公共租界，十六年，得百分之十二·三；至十七年，增爲百分之十三·二；至十八年，增爲百分之十六·四；十九年不增不減；至二十年，又增爲百分之十六·七。

凡是書所用材料，一一註明供給之機關或個人，或所引用之書報；其直接調查者，則註明擔任調查之機關或個人。右所列舉，雖僅窺豹一斑，然已於經濟上充分表示上海之繁榮，同時表示上海之衰落；於文化上充分表示上海之文明，同時表示上海之黑暗。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滬友某書

戴傳賢

……今年兩次北游，目睹各地貧苦情況。當日寇轟擊上海時，賢在湖州，雖未目睹，然各種慘狀，亦曾詳細聞之於身歷其境之人。近日到滬，每於夜間走過南京路時，見高聳雲表之三大尖塔，五色電光，耀眼欲迷；再望地面，則一路盡成星宮斗闕，玻璃世界。以此數種觀感互相比照，而憂心戚戚，不禁激於骨髓！古人所謂「高堂酒肉臭，野有凍死骨」者，更非今日之比矣！夫君主之國，其責在君；故君相荒淫奢侈，則國必亡。民主之國，其責在民，若一國之中，苦樂文野相差過巨，則其結果必至發生各種慘禍。道德之義且勿論，即以經濟之道言之：上海爲工商業匯萃之區；然上海之繁榮，不在於上海之消費也，內地購買、販賣之能力，實爲上海繁榮之基本；若內地悉成災民、土匪之區，則上海之繁榮何從而得哉？故就中國

整個國民經濟觀之，今日救國之道，惟在金融中心市場之上海。資本案、企業家，以及一切有精神物質能力之士，人人痛下決心，知非救內地，則上海之繁榮不可保，上海之經濟病不可醫；於是努力向內地求發展，省得一個消費在上海之錢，便作得一件開發內地之事。人力隨財力而入，財力隨人力而行，人財同臨內地，於是內地窮苦無告之民，閉塞困苦之地，皆可得一蘇生之路。國人之投資、致力，既逐漸加多，於是外國之資金亦有吸收之道，人才亦有利用之法，而內地之發達可期矣。此次視察隄工，上海方面之慈善家、事業家，頗多北游中原者，賢送諸君行之日，曾祝其人帶得新事業之計畫以歸，意蓋在是也。

至於開發內地之道，目前最要者，乃中原與關中各地。第一步是辦賑與救窮；第二步乃興業與致富；其事至多，不能一

---

一細述。前年以來，曾屢以鄙見發表於新亞細亞雜誌，他日得暇，將更舉具體之所見以告也。……

(採自上海晨報)

李鴻章

韋息予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清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生，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卒。早年應考科舉，二十四歲便中了進士。中年的前半期統率了淮軍平定太平軍和捻子，因功封一等伯爵，官至直隸總督。後半期主持對外交涉，造船練兵，與辦「洋務」，一身當全國軍事、外交、政治的重心。到了晚年，逢到甲午之戰，屬下的陸海軍既被日本所敗；戰後急謀補救，貿然親俄，在外交上又鑄成了大錯。從此我國跌落到半殖民地地位，而這一代風雲兒便成爲國恥史上的重要人物。

李鴻章一生功業的基礎在淮軍。淮軍創立於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當時太平軍在長江流域聲勢很盛。曾國藩統率湘軍在上游作戰，無法取勝，便使李鴻章別立淮軍，輸送到上海，首尾夾攻，果然把太平軍消滅了。隨後黃河流域又有捻子

的叛亂。其時湘軍已遣散了大半，淮軍就成爲平捻的主力。李鴻章在上海時，目覩洋兵器械精良，頗有戒心。平了捻亂以後，他就着手造船練兵，改革軍政。無奈淮軍久戰多功，暮氣已深；新創的海軍受了他的影響，也很少成績。因此，甲午之戰，竟致海陸雙方一敗塗地。然而在我國近代軍事上，淮軍卻占有深厚的勢力。民國初年把握政權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便是淮軍幕僚出身，由李鴻章一手提拔起來的。

興辦「洋務」是李鴻章的重要政績。「洋務」這個名詞是他用起頭的，意思是洋人幹的那些事務。在他的心目中，洋人幹的那些事務不外乎富國強兵。他對於他們的軍艦大礮非常醉心。所以他興辦洋務側重軍事方面，主要的事情是設立製造局，建築礮臺、船塢，訂購軍艦。他如採礦、築路、興電政、開學堂、派遣留學生，無非爲着軍事的需要。偶然有幾種關於工

商的設施，也着眼在籌餉方面。這等洋務在軍事上雖然沒有甚麼成就，但軍用工業的創興引起了我國的產業革命，開學堂和派遣留學生又是我國新式教育的開端，影響是很大的。可惜當時辦理不善，所謂影響，不良的居多，不免受後人的指摘。

在當時一般的見解，辦外交與興洋務，差不多是同類的事。李鴻章既然懂得洋務，也就被認為外交的能手。他辦外交從天津教案開頭，直到辛丑議和，始終抱着「聯甲制乙」的政策。中日戰後，日本退還遼東，總算是運用這個政策的成效；而中俄密約及繼起的列強強租港灣事件，便是不善運用這個政策所生的惡果了。辛丑議和時，這個政策也略有作用；可是從這個政策而來的俄國的糾纏，也就使運用這個政策的李鴻章憂憤而死。

統看李鴻章的一生，他在當時實在是我國第一流重要人物

。他個人的傳記簡直與當時我國的歷史分不開來。我國當時開始達到三千年來的大變局，而他便是應付這個變局的第一人。這個變局太急速了，頭緒太紛繁了，他雖然奮鬥一生，盡瘁以死，可是不能夠應付得周妥。這使後人想起他來，不免對他表示遺憾。

#### 大戰爆發時候的麥克唐納

樊仲雲

大戰爆發了，英國究竟參加，還是中立呢？

英國態度的決定，工會的態度，實值得注意。他們現在已不止是對雇主的機關，而為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組織了。不僅會員的人數已增加到二百五十萬，而為其中心的礦工、鐵路、運輸這三個工會的「三角同盟」，正高叫着革命的社會主義，英國的勞工運動是在方向轉換的時候。倘若他們都一致的反對戰爭，那麼不消說，動員令的發布就不可能。

因此之故，當時的外相葛萊爵士，集其全力以謀結納工會；而麥克唐納則以必死的努力，謀戰爭的阻止。

在這其間，傾向於參戰的大勢，像一時的狂潮樣，氾濫於全國。麥克唐納一天天的感到其所立的隄岸，是在崩潰中。民衆政治家的危險，無過於違背輿論，這一點，麥克唐納是也知道。但是不管怎樣，他依舊保持着反對戰爭的態度不變。

「政治家的任務，在指導民衆，不當追隨於民衆之後。對於錯誤，應不辭勞怨，堅決反對。只有這樣，始能確立道德思想。而道德思想的確立，則爲民衆政治家的使命。」

英國內閣不絕的開着會議，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形勢益見急迫。

宣戰？還是中立？

「宣戰原已是決定的了，在英國國民中，沒有一個人是會

反對的。」

首相愛斯葵士照例是那貴族的態度，這樣的說着。但是突然，桌子的另一端，立起了一個矮小身材的人。

這是路德喬治。

「不，有人反對呢。」

「有人？……誰？」

「麥克唐納！」

路德喬治搖動着他那碩大無朋的頭。

「唔，這是我知道的。他既然絕對的反對戰爭，……我們可不能爲了一人的反對，而改變國家的大事。」

聽了愛斯葵士的話，路德喬治立即接着說道：

「但是麥克唐納的背後，有三百萬屬於工會的工人呢！」  
「唔，這勞工黨與工會，不是對於我們政府之主戰，表示

好意的嗎？」

這是事實。當初主張反對戰爭的勞工黨及工會，現在已經態度轉變，傾向於宣戰了。在這當中，始終態度不變的，只有領袖麥克唐納一人。在洶湧的怒濤中，只有他像兀立江心的危巖樣，始終表示着對戰爭的反對。

於是路德喬治接着說道：

「勞工黨與工會固然已改變態度，但是勞工黨的領袖卻是依舊……他態度很堅決，是個爲了主張、雖然斷首也不屈服的人。倘若置之不顧，那麼他會鼓吹戰爭的罪惡，煽動全國……可怕的人物！總得想法子纔行。」

知道麥克唐納的爲人是性質堅強不易轉變的大臣們，聽了路德喬治的話，一齊默然，陷於沈思中。

最後，大家覺得那麼去請麥克唐納來入閣，以閣員的一分

子，共負大戰的責任。

於是立即派了人到麥克唐納的家中去。

\*

\*

\*

\*

凡是從事政治的人，是誰都願意入閣的罷。尤其是戰時內閣的大臣，這正是英雄得以自見的機會。

但是麥克唐納卻表示不願，他不願爲了大臣的地位而犧牲其主張。

這時有一個姓摩萊的，是內閣中因堅決主張非戰而辭職的人。於是麥克唐納前去與他商量辦法。

他見了麥克唐納，便問他的態度。

「我是始終反對戰爭的。」麥克唐納的回答。

「我也是這樣。」

二人一時陷於非常的靜默。

稍停，摩萊爵士開口說，政府發表白皮書，要想打擊非戰論者。

「不知在白皮書中，可是據實的記載嗎？」

「當然不是。」

「唔，我可不管這些。」

麥克唐納這樣告別了摩萊。

當八月三日，下院再行召集的時候，勞工黨方面，也已一再開會，對於時局有過討論了。黨的領袖麥克唐納堅決的主張中立，他用盡力量想把黨內全體統一起來，與他的意見一致。議會的空氣，一開始即呈險惡之象。議場的羣衆要這樣的夥多，議場的空氣要這樣的緊張，是一八九三年討論愛爾蘭自治法規以來所未有的。……

只有麥克唐納一人立起身來，在漲滿了戰爭熱的議院中，

堂堂地陳述其反對戰爭的主張。

「真正的勇氣，獨立的勇氣，便在這裏。」第二天的每日新聞這樣的載着。……

這天夜間，他出席於某重要的會議。閣員幾於是全部都到，其中有一人對麥克唐納作私人的談話，說道：

「麥克唐納君，事已至此，戰爭也是不可避的了。因為骰子已經擲下去了。但是這次戰爭，決不是能得國民的歡心的。」

麥克唐納聽了這話，答道：

「話說錯了。……應該說得到了從來未有的國民的歡心纔是呢。請從窗口看一看罷，羣衆不是發狂似的慶祝戰爭嗎？」

這時，夜已深了，麥克唐納打算回家，忽地，他與路德喬陪遇在一起。聽着鐘聲正打着一時。

「喬治君，這是第一卷的結束，一時代的最後一幕呢！」  
麥克唐納慨嘆地說着。

（節自新生命大衆文庫麥克唐納）

### 列寧死後的傳說

密勒著  
伍光建譯

列寧就是這樣，用新人造新國。因爲蘇維埃共和國實在整個是一個原始的政治創格，在世界歷史上，並無有過什麼先例或初範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建立組織的異常事業，而且是幾乎不可思議的事業。

他擔任這樣重大事業，我們就不能怪他的體氣來不及了。他身體很有病的時候，還勉強辛苦幾個月，後來，不能不休息了，他不直接辦理國事，拿戈爾奇地方的清靜療養院，替代克勒謨林；後來，他得了右邊半身不遂的病，就死在這裏。……死後有一羣俄國醫藥教授剖驗，驗得他的血管普通變硬，

腦裏的血管已經很壞了。列寧顯然是積勞身死的。

有一位參預死後剖驗的醫生說，怪不得列寧是這樣死的；我們所不能明白的，還是他怎樣能夠活得這許久。當他還讀報章、還注意於政治的時候，他的腦裏的血管，顯然是已經變得很硬，已經壞了。處於這樣情形之下，惟有極其大志力的人，纔能夠用心。……

\*

\*

\*

\*

有許多無知識的俄國人，不相信列寧已死，不久，就發生許多神話，說列寧不過是詐死，以便能夠節制隨他而起的人們的行政。有一篇神話說——

有一天，列寧忽從飯桌站起來，請醫生來，問道：「你能夠辦得到，使我好像是死了的嗎？」

醫生答道：「一定辦得到，但是你爲什麼要詐死？」

列寧說道：「我要看，倘若他們以爲我死了，俄國將變作什麼樣。現在他們無論什麼事都推在我身上，無論什麼事都要我負責。」

醫生說道：「好吧，我們就宣布你死了，把你放在玻璃箱裏，你從箱裏可以很清楚的看在你左右前後所辦的事。」

列寧說道：「醫生，好極了。但是你要辦得很祕密。除了你我兩人之外，只許我的夫人曉得。」

果然不久，就宣布列寧死了。人民很哀痛，他的同志們，把他停在所謂陵寢裏。

列寧躺在那裏一天，一星期，或一個月，後來他不耐煩躺在玻璃箱裏，有一天晚上，他很安靜的起來，從陵寢的後門，走到克勒謨林，委員們正在那裏開會。列寧帶了一張入場券，守門的人讓他進場，他把帽子挪下來，遮蓋他的臉，所以沒有

人認得他。

他聽委員議事，聽得很滿意，走出來，又回去躺在玻璃箱裏。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起來，走入一間工廠，那裏只有幾個工人作夜工。列寧同他們說話，問他們對於政府和他們自己的生活，是否滿意。

第三天他走到車站，坐火車到遠處的鄉村裏，去看那裏的情形；一直等到他自己相信鄉村裏的諸事也是照着他的法子辦理的，他纔很安靜的回到莫斯科，又躺在他的陵寢裏。無人曉得他打算在那裏裝死躺多久，但是將來總有一天，他要起來，與他的同志們見面。

(節錄列寧與甘地)

「青年宰相」印象記

這一次，在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會見了墨索里尼氏。我對

於墨索里尼氏在十年之間，將這半島國完全改造，以至面目一新，使之成爲富於青春之國，不能不非常驚異。在大戰前，意大利是被稱爲「乞丐之國」的，她的首都羅馬是被人輕蔑爲「不潔之首府」的。然而現在不要說羅馬，就是維尼斯、伏羅倫……都已經變爲新鮮而清潔的都市了。聯絡都市與都市間的農村，亦都建設着坦坦底大道，完全依照「道路都通到羅馬」的老話，整理停當了。都市和農村的生活風氣，亦都成爲整調和發達的象徵了。總之，不是從前的羅馬了，不是乞丐和不潔的意大利了。

關於意大利的情形，雖已從新聞雜誌大概知道了，但是這新鮮而青年的國家所表現的光明的未來，真使人痛感到「百聞不如一見」。

我於去年一月三日，得與墨索里尼相會約一小時的機會。

墨索里尼宰相雖當時已有四十九歲，但是他那富有元氣的精神，簡直使人不信他的年齡，在談話中充滿着「青年宰相」的風貌。

的確，他是一位青年。他所改造的意大利，亦是青年的意大利。我很坦白地對墨索里尼宰相這樣問道：

「雖然閣下爲祖國意大利用盡自己的力量活動着，然而個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假使閣下萬一發生意外之事時，意大利將怎樣呢？」

他沈思一番以後，充滿着確信斷言道：

「我信任着青年。我的事業將有青年爲我承續。因爲我舉着全力養育着意大利的青年，所以決計不用擔心的。」……

我和墨索里尼的會見中，我觀到這人是佛者所謂的「無我的人」。無我，所以天地皆無，換言之，亦就是「天地皆我也」。

」。他就是這種人。……

「無我」的墨索里尼所統治的意大利，到處都充滿着墨索里尼的氣味，表現着墨索里尼的色彩。因不將自身局限於自己一人，所以國內充滿着墨索里尼的精神和氣魄，並且使人感到在僅僅十年的短歲月中，能進行那麼大的事業的理由。

在無我之境地，而等於佛者所謂的「天地萬物皆我也」的渾然的墨索里尼，好像不自覺「自己以獨裁政治家，而持有絕大的權勢」似的，還以為自己是鄉村的「鐵匠的兒子」。他和妻子——一個黃臉婆，連字亦不識的——以及子女們分別居住着。這我以為是世上的婦人們大可體味的事情。墨索里尼夫人這樣說過：

「我覺得並沒有因為丈夫做官了，就要和丈夫一起住在羅馬的必要。我自己還有養育子女的義務。」

她住在相近出生的故里的縣廳所在地，專心教育着子女們。總之，夫人毫無虛榮和驕傲的心理，這亦就是她的偉大處。墨索里尼宰相時常到這裏來的。他是很喜歡乘汽車的，並且還有乘了汽車開全速力的性癖。

如自知意大利的命運全繫在自己的雙肩上，應該不至於幹這種野蠻的事了。然而還不能忘記是「鐵匠的兒子」的墨索里尼，很歡喜開全速力而行。聽說因此曾被警察制住而罰過錢。當汽車發生故障時，他會脫了上衣，鑽進車下修理。並且他會和鄉里的村民交着膝談話。人或將評之曰：「英雄欺人。」但是我卻深深地印象到他知悉「無我」的三昧的怪人，潑刺的青年政治家。

和墨索里尼會見後，他送我出鄰室時，很堅決地說：

「真的革新是非從精神上着手不行的。物質上的革新是毫

無效果的。」

並且反覆地說：「我只有從精神上幹。」

在這熱烈的青年宰相指導之下，現在意大利舉國上下，都知道了對於國家的義務，和對於他人的義務，而沒有主張權利的。

（節自上海晨報晨叢）

布魯達斯演說詞

「羅馬國民及愛國諸君！請靜聽予之講演。予對於愷撒之行爲，將有一正大光明之判斷。

「若聽衆中有人謂：「愷撒，我之親友也。」則予必大聲疾呼告其人曰：「吾之愛愷撒，實較汝愛愷撒爲尤甚。」若又有人問予曰：「然則汝何故剗刃於至友愷撒之腹乎？」予將正色告之曰：「予固愛愷撒；然予愛羅馬國家，實較愛愷撒個人

爲尤重大。」

「愷撒生，則予與諸君皆爲奴隸之徒；愷撒死，則予與諸君得同享平等自由之福。願爲奴隸之徒乎，抑爲自由之民？兩者之間，何從何去，是則在乎諸君。」

「予爲愷撒泣，卽爲彼愛我也；予爲愷撒喜，卽爲彼乘幸運而飛昇於天國也。予重愷撒者，卽以其有拔山扛鼎之威，誠不可一世之英雄也；余殺愷撒者，正以其懷有野心，欲剝奪羅馬人民之自由，戴王冠而宰割一切也。」

「嗚呼！誰願甘爲奴隸？若諸君中有甘爲奴隸者，則予將謹聽其說。誰不欲爲羅馬國民？若諸君中有不欲爲羅馬國民者，則予將謹聽其說。人誰不愛其國家？若諸君中有不愛羅馬且不願爲國家盡力者，則予更將謹聽其說。予於此暫守靜默，以一聆諸君之高論。」

「今既待數分鐘矣，迄未聞諸君有反對之言；於此予將確信諸君爲愛自由之人，對於予之主張必無異議。」

「以一忠實誠樸之布魯達斯，若有爲一己之野心，將不利於人民、國家，則請諸君以最嚴重之懲罰，如予之對愷撒者，加諸我身。……」

「最後，予更欲爲諸君告者，卽予以愛羅馬故，刺殺予之良友愷撒者，此短劍也；苟他日國家有事，可以效命疆場，爲羅馬犧牲，有所恃而不恐者，亦此短劍也。」

（轉錄文學與革命）

法國馬賽革命歌

黎士禮著  
劉半農譯

一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

我妻我子以媚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獾獾猓猓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綫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寧甘奴隸死！豈曰僥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

敗衄，不願瓦全。毒魔之運旦夕盡，吾民寧久困於倒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禍爾國，戮爾無恤。爾暴虐國人，終當害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恕，王黨巨愆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助逆鑽吾

骨：凡此豺虎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曹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屆垂卒時，爾其徐死，一觀域中勝敗竟何如！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轉錄文學與革命）

日本國志序

薛福成

東方諸國，足以自立，足以有爲者，惟中國與日本而已。日本創國周秦之間，通使於漢，修貢於魏，而賓服於唐，最久亦最親。當唐盛時，日本雖自帝其國，然事大之禮益虔，喁喁嚮風，常選子弟入學，觀摩取法，用能霑濡中國前聖人之化，人才文物，蓋彬彬焉與高麗、新羅、百濟諸國殊矣。

唐季衰亂，日本聘使始絕。內變既作，馴至判爲南北，裂爲羣侯，豪俊麀沸雲擾，其迭起而執魁柄者，則有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七八百年之間，國主高拱於上，強臣擅命於下，凡所謂國政、民風、邦制、朝章，往往與時變遷，紛紜糅雜，莫可究詰。

中國自元祖誤用降將，贖武喪師；有明中葉，內政不修，奸民冒倭人旗幟，羣起爲寇，遂使日本益藐視中國，顛顛獨居

東海中，茫不知華夏廣遠。一二梟桀者流，輒欲憑陵我藩服，齟齬我疆圉，憫然自大，甚驚無道。中國拒之，亦務如坊制水，如垣禦風，勿使稍有侵漏。由是兩國雖同在一洲，情誼乖違，音問隔絕。近世作者，如松龕徐氏、默深魏氏，於西洋絕遠之國，尙能志其崖略；獨於日本，攷證缺如。或稍述之，而愴悅疏闊，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

咸豐同治以來，日本迫於外患，廓然更張，廢羣侯，尊一主，斥霸府，聯邦交，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模效西法，罔遺餘力。雖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爲天下譏笑；然富強之機，轉移頗捷，循是不輟，當有可與西國爭衡之勢。其創制立法，亦頗炳焉可觀。且與中國締交遣使，睦誼漸敦，舊嫌盡釋矣。自今以後，或因同壤而世爲仇讎，有吳越相傾之勢；或因同盟

而互爲唇齒，有吳蜀相援之形：時變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未敢懸揣。然使稽其制而闕焉弗詳，覘其政而嘗焉罔省，此究心時務、閱覽劬學之士所深恥也。

嘉應黃遵憲公度，以著作才，屢佐東西洋使職。光緒初年，爲出使日本參贊，始創日本國志一書。未卒業，適他調。旋謝事閉門，賡續成之。採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爲類十二，爲卷四十，都五十餘萬言。歲甲午，余蒞英法使事，將東歸，公度郵致其稿巴黎，屬爲之序，且曰：『方今研史例而又諳外國情勢者，無逾先生，願得一言以自壯。』余瀏覽一周，喟曰：『此奇作也，數百年來尠有爲之者。自古史才難，而作志尤難。蓋貫穿始末，鑑別去取，非可率爾爲也；而況中東睽隔已久，纂輯於通使方始之際乎？公度可謂閱覽劬學之士矣。速竣剞劂，以餉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編，驗

日本之興衰，以卜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

### 日本風俗

謙本園著  
孫毓修譯

覬國者於鄰國至瑣極細之風俗習慣，處處皆留意焉，則不特足以慰旅居之寂寞也，於其國人之性情程度，亦藉以可知。吾於日本，不居旅館而寄食於人家者，良欲便於考察耳。日本人之日用起居，無論貧富，要皆極簡省，宮室、器皿，雅不如他國之繁重。然其所以謀身體之飽暖、起居之安適者，亦似甚備，而不加安南、暹羅人之太簡，使覬國者嫌其人民程度之過低也。

吾寄食之家，一日本中人家之景狀也。吾以人力車往，停車而下，觀其屋，以松木造，皮亦未去，古致歷落。仰視則屋頂高聳，脊甚銳；想大雨忽至，則簷溜如瀉，其聲必甚喧也。覆屋亦以土瓦，惟形寬而色黑耳。時方晝也，窗戶洞開，故於

道上，即窺見其屋後之園：修竹一叢，短籬三尺；松小而古，蕉綠於油；晴日一窗，空庭無人；不必入戶，而知其可以栖遲。獨訝其中惟見四壁，絕無長物，疑其人已遷徙矣。何處爲几案乎？則徧索不得，惟見室隅有蒲團兩三，此即日本人之椅也。日本古來之俗，皆據地而坐，今雖有用椅者，然猶習於席地也。

好潔哉，日本之風也！日本以外，惟荷蘭其庶幾焉。人家門前，必有曲徑一道，其整潔也，不啻几席。簷下必有木版，周於其宇，去地大約二呎。內室版上敷白席，寬三呎，長六呎，厚約吋許；邊緣黑布；行行陳列，以盡其室爲止，黑白相間而成文也。日本之席，尺寸皆同，故問屋之大小，不曰幾架幾間，第云幾席，而大小可知矣。賃屋之價，亦以此論。

室中無火爐，亦無煙囪。冬日取暖，則有一物，曰「希排

去」，以木爲匣，中裹銅質，熾炭其中。炭之多不盈一握，然日本人寧願以此，而不願以火爐。三冬寂靜，梅花滿窗，枝幹低亞，琴書一室，半榻橫陳，於此擁爐，覺斐几湘簾，都有出塵之概；茶初香半，竟有忘形之適矣。冬日亦著棉，天氣愈寒，棉衣愈重。故曰：「冬日之日本人，皆肥半尺。」羹飯於泥爐之上，亦用木炭。

凡客入門，年未及笄之女僕出迎，長跪地上，兩手張供，以額叩地，所以表歡迎也。既起，請客脫屨而進。日本之俗，無屨而上堂者；欲知其室中之人數，觀其戶外之屨可矣。故於著木屨爲便。登堂則僕指室隅之墊，以命客坐。

坐定，主人挈其妻子並出，先向客折腰，次則跪地叩首至再，客亦報之。既起，則僕人奉銅槃至，以便吸菸。日人皆甚嗜此。煙管之長，不過三寸。次奉小盤，置於客前。盤中何所

有？則瓷壺一，茶杯數事。杯之大，僅如雞卵之半。僕復跪以勸客，遂舉杯而飲。凡飲以無聲爲禮，而日本則反是。少選，則童子自塾歸，見客，急投書向客作禮，亦如其父母；然後依母而坐，母俛之以臉，以示親愛。日本之童子，皆能順於父母；有游惰不好學者、不順父母者，則鄰里皆賤之矣。出必以羣，游於途者，往往見羣兒一隊，攜手扶肩，翔步於道，觀其狀，皆若甚相親好也。

日本幼女所弄之偶人，與英美所製者又異，圓面黑髮，儼如日本兒也。常繫之於背，蓋其母之抱其弱子，亦若是也。女子八九歲，家居則助其母，以育弟妹；出則繫之於背。兒醒時，張目四顧；及倦則倚肩而臥，其姊方掘泥、拋球，奔走爲樂也。

將暮，則晚餐已具，納客於客坐之中。日本室內，客坐必

在屋後。未餐之先，僕人告曰：「沐湯已設，請客先之。」客辭主人，主人必曰：「客不先，非所以慰下走也。」日本之好潔也，非徒於其室，而尤於其身。中人之家，必有浴室。賓客在門，則必請之先入浴，然後及於家人。設家有子女數人者，則必同浴。浴罷，則僕人入之，不易水，亦不易匱。當浴之時，無肥皂；及出，則別有水一盃，中置香皂，自頂灌踵。城市之中，到處皆有浴室，取值甚微；故雖至貧之人，亦得日濯其身，以保清潔。

吾入其浴室，雖地止三弓，明淨殊可愛。清泉流於溝中，通於盤內，流過此桶，遂入牆外，小溪承之，回環曲折，園中花木，皆資潤澤，浴後可於此得冷水。浴盤之外，又有一盤，以銅爲之，其光可鑑。既敷肥皂，欲沃水以周其身，則以此盤。若浴盤則皆以木製，形則橢圓；盤後有火，所以煑水，然室

中固不見也。蓋燒於戶外，而以管送其熱氣進；管上護以松木，以防人觸及之。吾視盤中之水，熱氣上騰，祇如初捋之牛乳耳；解衣而下，始知湯熱，幾達沸度，草草而出，視其膚已紅如醉人。僕人伺於戶外，取吾衣至，乃整冠而出。凡日本人，自有生以至老死，幾無日不浴，浴必熱水。

浴罷而出，羹湯已具，主人率其婦子，與客團坐，各擁一案，不共食也。案高盈尺，主人進觴，葡萄盈尊，日本語曰「薩基」。佐酒者有乳餅、蛋糕之屬，皆僕人所傳送。每進一品，則鞠躬，禮數甚繁，客殊局促不安於坐。酒力已足，則進菽水；別有生魚片一盤，調以醬油，油色黝然，是以發酵之麥，和醋鹽爲之。此外則生菜鹽齋，未熟之青梨，實堅如石，日本人固甚嗜之也。終之以飯。盛飯之器，大如斗。客已饜足，必再強之，不飽無歸也。茶傾於小杯之中，然日人亦有以茶調飯

，飲食之事，并而爲一者。

吾覺日本飲食雖儉，然味皆精潔，富貴之家，亦無所加；貧賤之家，亦無所損：日具三餐，與吾俗同。魚、蛋與雞肉，味尤鮮腴。日人自以爲雖王者之奉，亦不過爾爾也。

晚餐終，則主賓雜坐，東鄰西鄰，叩關而入，言笑宴宴。有菸如髮，酌以大斗。童子戲於堂下；已入學攻書者，則溫習故課。其妹則弄偶人。少選，鄰叟辭去，舉家皆就寢矣。女僕出閉窗戶，於是全室皆暗，人如在木匣之中，惟罅隙間時有月光可望耳。

主人曰：『不腆之飲食殊慢客。客必倦矣，請就寢，明日再相見也。』女僕乃導客登樓。樓上亦不見寢具；見女僕向壁而跪，壁門旣啓，則牀具衾褥皆備，一一曳之出。未幾，遂見牀而不見板矣。有衾有褥，而不見單被，僕告曰：『日本之俗

，無用此者。』繼復見僕授我以大如城磚之木塊一方，曰：『以此爲枕。』頂上有軟紙一卷，以避木之堅硬也。吾輩以頸置其上，令首下垂，然轉側終不成寐，乃去之而代以衣，卽遽然入夢。夢見旭日一輪，徐徐出於日本海，吾卽乘之以歸國。

（節自謙本圖旅行記地理讀本）

### 遊錫蘭島

梁啓超

好幾年沒有航海，這次遠遊，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雲，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裏頭，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侑我清睡。日子很易過，不知不覺到了哥倫波了。

哥倫波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叫他做錫蘭。我佛世尊，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

大經；相傳有許多衆生，天咧，人咧，神咧，鬼咧，龍咧，夜叉咧，阿乾闥咧，阿修羅咧，都跟着各位菩薩阿羅漢在那裏圍繞敬聽。大慧菩薩問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個非字答了，然後闡發識流性海的真理；後來這部經入中國，便成了禪宗寶典。

我們上岸游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禮拜，那就是世尊說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坎第。我們雇輛汽車去遊，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徧谷，那葉子就像無數的綵鳳，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都是蟠着龍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瑣碎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的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

瀑布，就去舀水喝，卻有幾位黝澤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殷勤，勸我們飲椰乳。劉子楷新學會照相，不由分說，把我們和這「張黑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卻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坎第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萬山環繞之中，瀦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故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

從前我們在日本游過箱根日光的湖；後來至瑞士，游過勒蒙四林城的湖。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麗，說到湖景之美，我還是推坎第。他還有別的緣故，助長起我們美感：第一件，他是熱帶裏頭的清涼世界，我們在山下，揮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變了春秋佳日。第二件，那古貌古心的荒殿叢祠，喚起我們意識上一種神祕作用，像是到了靈境了。

我們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舊曆臘月十四，差一兩分未圓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兩面鏡子對照，越顯出中邊瑩澈。我們費了兩點多鐘，聯步繞湖一匝。蔣百里說道：『今晚的境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想真是哩！我後來到歐洲，也看了許多好風景，只是腦裏的影子，已漸漸模糊起來，坎第卻是時時刻刻整個活現哩。

中間有一個笑話。我們步月，張君勸碰着一個土人，就和他攀談。談甚麼呢？他問那人你們爲甚麼不革命，鬧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對。諸君評一評：在這種瀟灑出塵的境界，腦子裏還是裝滿了政治問題，天下有這種殺風景的人嗎？

閑話休題，那晚三更，大衆歸寢，我便獨自一個，倚闌對月，坐到通宵，把那記得的楞伽經默誦幾段，心境的瑩澄開曠，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雲蓋滿一湖；太陽出來，那雲變

了一條組練，界破山色，真個是「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哩。

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來，離拔錨只得五分鐘了。

耶路撒冷

讀本圖著  
孫毓修譯

自雅法往耶路撒冷，三十七哩；如附汽車而往，則不足二小時。然吾聞巴勒士登之土，十步之中，必有陳蹟，非御款段緩緩而行，訪其父老，則不足以窮其趣，故寧棄鐵道之便，而雇駝車以長行。所至村路，皆堅平如石。行盡橘林，遂至於狹浪，平原茂美，桑麻鋪綵，左大海而右崇邱，巴勒士登肥饒之地，惟此而已。宜乎非利士汀擁此，而藐視猶太也；非大關之雄武，烏能勝之？肥羊成羣，幾滿其谷；草色油然，盡吾之車，尚不能載其肥綠矣。罌粟之花，五色畢呈，野生陌上，隨風傾轉，如迎遠人。

道中所見，以農人爲多，其耒耜皆存古式。嚮者吾嘗道出天津，入華北博物院，見有古式之犁一具，上有文云：『耶穌生存時猶太人所用之犁。』游蹤遠遷，今且親履其土，而見其物，辨其用。所奇者，世逾千年，其制猶是。設市此犁，歸而陳諸博物院中，則疇不信爲數千年以前之物；而惡知二十世紀之巴勒士登人，固仍安之若素哉？犁截二木，一縱一橫，橫者繫於駝背，縱者入於土中。農人一手扶犁，一手執鞭，尋丈之地，耕者一人耳，而需駝二頭，以承犁之兩端，昂首蹇步，如不欲行者。以千里之捷足，而終日馳騁，不出阡陌之外，長材短馭，宜其有不平之色也。

平原之上，盡闢田疇。坡陀之地，野草生焉。牧人居之，以護牲畜；行人過，則舍之而趨於道，以窺生客。見一女子，刈草爲芻，歸以飼牛。昔以列馬勒之國饑饉，就食於此，其子

娶婦於巴勒士登，曰爾羅斯，舊約中紀此甚詳。今見此女，又令人追憶之。狹浪土沃，以是凶荒不聞；而希伯來人乃以此爲天神所愛護之地，故其人不憂饑饉，以今視之，無稽實甚。

車行半日，又復入山，此上古以色列人之國也。徑隨山轉，繚曲幽渺，疑不得出。時見一叢之橄欖樹，葉暗如墨，當晝若晦；加以景物生疎，徑途紛歧，自念此身，不知將寄蹤何處矣。地勢如增，進而益上，終見崇墉高垣，巍然入望，御者告曰：『是卽耶路撒冷之古城也。』吾始留意周觀其外，第見大山四塞，有城翼然，隱於山中。

未入城之先，待吾趨上山頂，以憑高一覽也。巴勒士登立國雖古，固小國耳，然非目驗，則不知其竟若此之小也。通國橫不過五十哩，縱不過百五十哩。設縱橫之間，各造一鐵路，而走快車於其上，則自東至西，一小時而可達；自南至北，四

小時而可達：曾不終日，已徧游其國矣。

離東城不一哩而遙，有拔地二千七百呎之高峯，曰橄欖山。升其巔而一望，不特耶路撒冷之城市悉在足下；風日清明，可以見歐洲，藍波如染之地中海臨其西，紅如火湖之死海繞其郭。約但河，北起加利利，南入死海，其長猶上海至江寧之程；江流日夜，曲折如衣帶，而中有落葉點點者，上下其中之風帆也。除此之外，地皆巖石，紅如丹砂，而不戴土。古時以色列人恃其畜牧，國以富強；今則極目四顧，盡如石田。意其開闢過久，地力已窮，如年老之人，皮骨空存，精髓已竭；以是名王不作，而長蟪伏於土耳其之旗下也乎？

耶路撒冷之城古而峭，——山中之石，盡石灰石也；築城之石，亦取給於是，色赭而琢磨極工。——高如四層之樓。三面皆山；獨其一面，則臨平原。如盡閉其關，則雖臨城下，亦

不見一人，以其街市悉在城內也。

耶路撒冷之爲平土而可以居人者，惟此城牆以內之地，然居民則有四萬戶。地狹人稠，故街道狹窄，車不能方軌。道旁盡界以四方之石屋，衡宇相望，街市通聯。普通之家屋，皆大如一廂房；或則一棟之中，分爲數室，主人居其一，餘則分賃之於人。中有庭，支竈於中，數家之人，會炊於此。屋頂悉平，上植花草，比戶皆有一屋頂花園矣。地價甚貴，故游觀之所，不得不假空中爲之。夏日納涼，亦於此處，或卽露宿達旦。燃料概用木炭，不須煙囱。

有圓穹高起，而千門萬戶，大三十五愛克者，昔之瓊羅門廟，而今爲回教寺矣。吾讀舊約書，知猶太人脫埃及之羈軛，得從容以整理其內治也，至瓊羅門，已獨立四百八十年矣，而未有闕大之廟，可燔柴於天，以禮神明。大關在位，有志未逮

；瑣羅門繼承先志，與開義羅結通商之約，以小麥、香油，易其松杉，爲造廟之材，閔工偉製，雖巧於文者，靡得而窮焉。落成之日，乃集九州萬國之王公、君長、祭司、先知，及以色列之父老子弟於此。天神馨其德，乘彼白雲，降於庭中，一時見者，皆頌美瑣羅門。曩之名跡，今皆不存，獨摩訶末之鐘聲，日擊四回。

耶穌之墓，在城中央。嗚呼！教主之於人，其關係亦大矣！以區區之朽骨，而歐洲諸國，不憚費百年之光陰，竭百萬之生命以爭之，顧其墓竟不可復。吾今謁之，則見寺而不見墓也。寺名聖墓寺，東方之信徒，以爲耶穌流血之地，卽在於此。有土一邱，砌以文石，圍以珊瑚，是卽墓道也。……

謁墓之人，自遠而至，顧歐美之人獨寡，有之則惟白俄之族，其人皆寬衣直袴，韉高齊膝。載駝而至者，知其來自沙漠

之阿刺伯人也。歐亞之客，耶回兩教之人，無不雜居於此。徒觀其外，則亦不能辨其爲屬於何派之教徒。獨猶太人則一望可知，相其面目，雖與中亞細亞之人無別；而卷曲之髮，垂於耳外，冠無檐，飾以獸皮，蓬蓬然如狂怒之箭豬。婦女之衣，以紅綠爲美，項有帨，繡花鳥之文。希臘人之形狀，與吾所見於雅典者無大殊；獨紅其帽，所謂「法士冠」者也；馬褂尙白，而文繡其上。人之自一西比至者，顏如塗炭。耶路撒冷雖蕞爾一小城，而世界之人，無遠弗屆；觀其色，察其狀，而可以知其國，辨其種。

（節自謙本圖旅行記地理讀本）

威匿思

小 獸

從維也納到威匿思去，不過是十二個鐘頭的路程。火車抵站剛是午飯時候。我心裏盤算，假如約過接車的朋友爽約的話

，我便雇一輛汽車跑到他住的旅館訪他。然而我的朋友早已在站裏候我。更有出人意外的，就是他告訴我這裏只靠船隻來往，此外便是步行。車呢，不論汽車和馬車，連影兒也不見。這句話，一出車站柵門便證實了。別的大城市的車水馬龍的喧鬧，這裏是見不着的。車站位在河邊，站旁就是來往威匿思各地的小輪船的渡頭。我們坐上小輪，先到朋友住的旅館去。船在一條頗闊的運河中行，河外就是阿得里亞海。河中有小汽船、摩托船、小艇，穿梭一般往來着。小艇蜿蜒作龍形，尾端向上蹶起，平時是一個人用櫓搖的。這種饒有中古意味的游艇大抵是意大利特有的吧。運河兩旁，多半是富家的邸宅、別墅，牆宇雖多已顏色剝落，然畫棟珠簾的豪華的規模，還沒有失去多少。每家都有門臨河，門前多停着房主人自備的小摩托船或游艇。每隔數丈便有支運河，水道像網一樣縱橫穿插着。從每

一運河望過去，便看見無數形狀參差的橋跨着。我們坐的小輪閱三數分鐘便靠一靠，時而此岸，時而彼岸。我想，大運河之於威匿思，正如大馬路之於其他城市那樣，而渡客的小火輪就是其他城市的電車了。時見有青年的婦人站在門口的階石上柔聲喚舟，一櫓搖來，便把婦人載去；婦人坐在船後的靠椅上，開卷瀏覽，泰然自若。

我原也是生長在多水的地方，江南的雲水之鄉，也曾着過我的足跡。然而那裏的水和水上的風物，總是那樣的單調、清淡，比起威匿思的千態萬狀來，真有點像寫意的中國山水畫與西洋油畫的差別那樣。

※

※

※

※

船行二十分鐘，便到了我想下宿的旅館的前面。旅館位在運河口的海邊，三層的建築，房舍已有點陳舊了，但設備倒還

齊整。我把行李安頓之後，飽餐了一頓甘脆可口的午膳，喝了幾杯朋友特別爲我預備的醇舊的紅葡萄酒，我們便再趁小火輪到離威匿思城不遠的里多島去。

里多是威匿思城附近的一個有名的避暑的小島，那裏有海水浴場及許多娛樂場所。我們往游的時候已是深秋天氣，游人已星散了。街道幽靜得很，沿途的咖啡店和酒館靜悄悄的；美術品和裝飾品店沒有一個主顧，女售貨員在門前悠閒地張望着。我們揀了一個近海的大咖啡店進去歇歇。

咖啡店是由三間高敞的廳堂構成，外頭還有一個寬大的廊，可以眺海，恰成一個凸字形。門窗的玻璃明淨如雪，天花板和牆粉作淺藍色，圖案是中古的底子而已現代化了。簾、帷、桌、椅，還是夏天的陳設。顧客不過二三十人，散坐在大堂的角隅，正如晨星之點綴着蔚藍的天空那樣。堂的中央是音樂隊

的所在，樂師三人，而掌管的是鋼琴、提琴和大提琴的彈奏。每隔數分鐘，他們便懶洋洋的奏起來。我們各叫了一壺咖啡，味道倒還不惡。坐在舒服的藤做的沙發上，我們悠然漫談着意大利的風物。一會兒來了三數十個的瑞士旅行團，圍着一長桌子坐着，侍役開始奔走張羅了，屋子裏頓形熱鬧，音樂師的彈奏似乎也有點起勁。但是偌大的廳堂還是空去十分之七八，季節的闌珊仍不能掩蓋。

我們來的時候，天已是陰陰的；我們坐不到半個鐘頭，天便下起絲絲細雨來。我們跑到前廊眺望着。灰色的雨雲，遠遠從地平綫上浮過來，剎那間，海中的萬千的船艇，島中的樓宇，歷歷在望的威匿思城，城中的馬古斯寺、國家畫廊，一切都浸在微茫灰白的煙雨中了。我曾在北平的西山上的破屋中眺過雨，還留在腦子裏的印象是飛奔似的白雲、如洗的山容、在風

中猛搖曳着的棗樹、和瀑布似的向山下衝流的雨潦。我獨游興城的斯丹堡湖的時候，在半道也遇着雨，我便在道旁的亭子上等待到雨止；湖光山色和沿湖的樹木給細雨沐浴之後，格外的嬌柔鮮妍，像初抹色的圖畫那樣。西山上的雨多少帶有一點狂暴；湖上的雨遺留給我的印象，雖有點與這次在「水國」所遇的相彷彿，然總沒有那樣的融和偉大，氣象萬千。……

（節自文學歐游漫憶）

兩個從生活裏跌下來的人

穆時英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金業交易所裏擠滿了紅着眼珠子的人。

標金的跌風，用一小時一百基羅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野獸，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經。

胡均益滿不在乎地笑。他說：

「怕什麼呢！再過五分鐘就轉漲風了！」

過了五分鐘，——

「六百兩進關啦！」

交易所裏又起了謠言：「東洋大地震！」

「八十七兩！」

「三十二兩！」

「七錢三！」

（一個穿毛葛袍子，嘴犄角兒咬着象牙煙嘴的中年人猛的暈倒了。）

標金的跌風加速地吹着。

再過五分鐘，胡均益把上排的牙齒，咬着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時候，八十萬家產也叫標金的跌風吹破了。  
嘴唇碎了的時候，一顆堅強的近代商人的心也碎了。

一九××年——星期六下午。

市政府。

一等書記繆宗旦忽然接到了市長的手書。

在這兒幹了五年，市長換了不少，他卻生了根似的，祇會往上長，沒降過一次級，可是也從沒接到過市長的手書。

在這兒幹了五年，每天用正楷寫小字，坐沙發，喝清茶，

兩個從生活裏跌下來的人

看「本埠增刊」，從不遲到，從不早走，把一肚皮的野心、夢想、和「羅曼史」全扔了。

在這兒幹了五年，從沒接到過市長的手書，今兒忽然接到了市長的手書！便懷着鈔寫公文的那種謹慎心情拆了開來。誰知道呢，是封撤職書！

一回兒，地球的末日到啦！

他不相信：

『我做錯了什麼事呢？』

再看了兩遍，撤職書還是撤職書。

他把上面的牙齒咬着下嘴唇：——

嘴唇破了的的時候，墨盒裏的墨他不用再磨了。

嘴唇破了的的時候，會計科主任把他的薪水送來了。

王明遠的乳名叫「鐵柱子」。在學校裏他是「鐵牛」。好像他總離不開鐵。這個傢伙也真是有點「鐵」。大概他是不大愛吃石頭罷了；真要吃上幾塊的話，那一定也會照常的消化。

他的混身上下，看哪兒有哪兒，整像匹名馬。他可比名馬還潑刺一些，既不嬌貴，又沒脾氣。一年到頭，他老笑着。兩排牙，齊整潔白，像個小孩兒的。可是由他說話的時候看，他的嘴動得那麼有力量，你會承認這兩排牙，看着那麼白嫩好玩，實在能啃碎石頭子兒。

認識他的人們都知道這麼一句——老王也得裂嘴。這是形容一件最累人的事。王鐵牛幾乎不懂什麼叫累得慌。他要是裂了嘴，別人就不用想幹了。

鐵牛不念紅樓夢——『受不了那套妞兒氣！』他永遠不開

小脾氣，真的。『看看這個，』他把袖子撻到肘部，敲着筋粗肉滿的胳膊，『這麼粗的小棒錘，還鬧小性，羞不羞？』順勢砸自己的胸口兩拳，咚咚的響。

他有個志願，要和和平平的作點大事。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作點對別人有益的事，而且要自自然然的作成，既不鑼鼓喧天，也不殺人流血。

由他的談吐舉動上看，誰也看不出他曾留過洋，念過整本的洋書。他說話的時候永不夾雜着洋字。他看見洋餐就撓頭；雖然請他吃，他也吃得比別人少。不穿洋服，不會跳舞，不因為街上髒而堵上鼻子，不必一定吃美國橘子。總而言之，他既不鬧中國脾氣，也不鬧外國脾氣。比如看電影，火燒紅蓮寺和三劍客，對他，並沒有多少分別。除了「妞兒氣」的片子，都「不壞」。

他是學農的。這與他那個「和和平平的作點大事」頗有關係。他的態度大致是這樣：無論政治上怎樣革命，人反正得吃飯；農業改良是件大事。他不對人們用農學上的專名詞；他研究的是農業，所以心中想的是農民，他的感情把研究室的工作與農民的生活聯成一氣。他不自居爲學者。遇上好轉文的人，他有句善意的玩笑話：「好不好由武松打虎說起？」水滸傳是他的「文學」。

自從留學回來，他就是一個官辦的農場作選種的研究與試驗。這個農場的成立，本是由於幾個開明的官兒偶然靈機一動，想要關心民瘼，所以經費永遠沒有一定的着落。場長呢，是照例每七八個月換一位，好像場長的來去與氣候有關係似的。這些來來往往的場長們，人物不同，可是風格極相似，頗似秀才們作的八股兒。他們都是裂着嘴來，裂着嘴去，設若不是「

場長」二字在履歷上有點作用，他們似乎還應當痛哭一番。場長既是來熬資格，自然還有願在他們手下熬更小一些資格的人。所以農場雖成立多年，農事試驗可並沒有作過。要是有的話，就是鐵牛自己那點事兒。

爲他，這個農場在用人上開了個官界所不許的例子——場長到任，照例不撤換鐵牛。這已有五六年的樣子了。

鐵牛不大記得場長們的姓名，可是他知道怎樣央告場長。在他心中，場長，不管姓甚名誰，是必須央告的。「我的試驗需要長的時間。我愛我的工作。能不撤換我，是感激不盡的！請看看我的工作來，請來看看！」場長當然是不去看的。提到經費的困難，鐵牛請場長放心，「減薪我也樂意幹，我愛這個工作！」場長手下的人怎麼安置呢？鐵牛也有辦法，「只要准我在這兒工作，名義倒不拘。」薪水真減了，他照常的工作，

而且作得頗高興。

可有一回，他幾乎落了淚。場長無論如何非撤他不可。可是頭天免了職，第二天他照常去作試驗，而且拉着場長去看他的工作：『場長，這是我的命！再有些日子，我必能得到好成績；這不是一半天能作成的。請准我上這裏作試驗好了，什麼我也不要。到別處去，我得從頭另作，前功盡棄。況且我和這個地方有了感情，這裏的一切是我的手，我的腳。我永不對牠們發脾氣，牠們也老愛我。這些標本，這些儀器，都是我的好朋友！』他笑着，眼角裏有個淚珠。耶穌收稅吏作門徒必是眞事，要不然，場長怎會心一軟，又留下了鐵牛呢？從此以後，他的地位穩固多了，雖然每次減薪，他還是跑不了。『你就是把錢都減了去，反正你減不去鐵牛！』他對知己的朋友總這樣說。

他雖不記得場長們的姓名，他們可是記住了他的。在他們天良偶爾發現的時候，他們便想起鐵牛。因此，很有幾位場長在高升了之後，偶爾要憑良心作某件事，便不由的想「借重」鐵牛一下，向他打個招呼。鐵牛對這種「擡愛」，老回答這麼一句：「謝謝善意，可是我愛我的工作，這是我的命！」他不能離開那個農場，正像小孩離不開母親。

爲維持農場的存在，總得作點什麼給人們瞧瞧，所以每年必開一次農產品展覽會。職員們在開會以前，對鐵牛特別的和氣：「王先生，多偏勞！開完會請你吃飯！」吃飯不吃飯的，鐵牛倒不在乎；這是和農民與社會接觸的好機會。他忙開了：徵集、編製、陳列、講演、招待，全是他，累得「四脖子汗流」。有的職員在旁邊看着，有點不大好意思，所以過來指摘出點毛病，以便表示他們雖沒動手，可是眼睛沒閒着。鐵牛一邊

擦汗一邊道歉：『幸虧你告訴我！幸虧你告訴我！』對於參觀來的農民，他只恨長着一張嘴，沒法兒給人人辦開揉碎的講。有長官們坐在中間的開會紀念像片裏，十回有九回沒有鐵牛。他顧不得照像。這一點，有些職員實在是佩服了他。所以會開完了，總有幾位過來招呼一聲：『你真累了，這兩天！』鐵牛笑得像小姑娘穿新鞋似的：『不累！一年纔開一次會，還能說累？』

因此，好朋友有時候對他說，『你也太好脾性了，老王！』

他笑着，似乎是要害羞：『左不是多賣點力氣，好在身體棒。』他又撻起袖子來，展覽他的胳膊。他決聽不出朋友那句話是有不滿於故意欺侮他的人的意思。他自己的話永遠是從正面說，所以想不到別人會說偏鋒話。有的時候招得朋友不能不

給他解釋一下，他這纔聽明白。可是，「誰有工夫想那麼些個灣子！我告訴你，我的頭一放在枕頭上，就睡得像個球；要是心中老繞灣兒，怎能睡得着？人就仗着身體棒；身體棒，睜開眼就唱。」他笑開了。

（節自文學鐵牛和病鴨）

### 命相家

丐尊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飯店。二樓樓梯旁某號房間裏，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門是照例關着的，這位命相家叫甚麼名字，房門上掛着的那塊玻璃框子的招牌上寫着甚麼，我雖在出去回來的時候，必須經過那門前，卻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傍晚，我從外邊回來，剛走完樓梯，見有一個着洋服的青年，方從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門半開，命相家立在門內點頭相送叫「再會」。

那聲音很耳熟，急把腳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劉子岐。

「呀！子岐！」我不禁叫了出來。

「呀！久違了。你也住在這裏嗎？」他吃了一驚，把門開大了讓我進去。我重新去看門上的招牌，見上面寫着「青田劉知機星命談相」等等的文字。

「哦！劉子岐一變而爲劉知機。十年不見，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甚麼一會事？」我急問。

「說來話長。要吃飯，沒有法子。你仍在寫東西嗎？教師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難得，會在這裏碰到。不瞞你說，我吃這碗飯已有七八年了。自從那年和你一同離開××中學以後，就飄泊了好幾處地方，這裏一學期，那裏一學期，不得安定，也曾掛了斜皮帶革過命，可是終於生活過不去。你知道，我原

是一隻三腳貓，以後就以賣卜混飯了。最初在上海掛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來。」

「在上海住過四五年，爲甚麼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談及呢？」我問。

「我改了名字，大家當然無從知道了。朋友們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吃了這口江湖飯，也無顏去找他們，如果今天你不碰巧看到我，你會知道劉知機就是我嗎？」

我有許多事情想問，不知從何說起。忽然門開了，進來的是一位顧客：一個戴呢帽穿長袍的，一個是着中山裝的，年紀都未滿三十歲。劉子岐——劉知機丟開了我，滿面春風地立起身來迎上前去，儼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間號數告訴了他，約他暢談，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

十年前的中學教師，居然會賣卜？顧客居然不少，而且大

都是青年知識階級中人？感慨與疑問亂雲似地在我胸中紛紛疊起。等了許久，劉知機老是不來，叫茶房去問，回說房中尚有好幾個顧客，空了就來。

『對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劉知機來已是黃昏時候了。『難得碰面，大家出去敘敘。』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覓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大家把酒暢談。

『生意似很不錯呢。』我打動他說。

『呃，這幾天是特別的。第一種原因，聽說有幾個部長要更動了；部長一更動，人員也當然有變動。你看，××飯店不是客人很擠嗎？第二種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學的畢業生都要謀出路，所以我們的生意特別好。』

『命相當真可憑嗎？』

「當然不能說一定可憑。不過，在現今這樣的社會上，命相之說，尙不能說全不足信。你想，一個機關中，當科長的，能力是否一定勝過科員？當次長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長？舉一例說，我們從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學力人品，平心而論，遠過於他；革命的功績，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還不過一個××部的祕書。還有，一班畢業生數十人之中，有的成績並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績很好，卻無人過問。這種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該用甚麼方法去說明呢？……」

「這樣說來，你們的職業實實在在有着社會的基礎的，哈哈！」

「到了總理的考試制度真正實行了以後，命相也許不能再成爲職業；至於現在是，有需要，有供給，仍是堂堂皇皇的吃

飯職業。命相家的身分決不比教師低下，我豫備把這碗江湖飯吃下去哩。」

「你的營業項目有幾種？」

「命、相、風水、合婚擇日，甚麼都幹。風水與合婚擇日，近來已不行了。風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澤及於子孫。現今一般人的心理，顧自身，顧目前，都來不及，那有餘閒顧到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事呢？至於合婚擇日，生意也清。摩登青年男女間盛行戀愛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無須「擇」了。只有命相兩項，現在仍有生意。因為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尋機會；出路與機會的條件，不一定是資格與能力，實際全靠碰運氣。任憑大家口口聲聲喊「打破迷信」，到了無聊之極的時候，也會瞞了人花幾塊錢來請教我們。在上海，顧客大半是商人，他們所問的是財氣。在南京，顧客大半是「同志」與學校畢

業生，他們所問的是官運。老實說，都無非爲了要吃飯。唯其大家要想吃飯，我們也就有飯可吃了。哈哈……」劉知機滔滔地說，酒已半醺了，自負之外，又帶感慨。

「你對於這些可憐的顧客，怎樣對付他們？有甚麼有益的指導呢？」

「還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調來敷衍！我只是依照古書，書上怎麼說，就怎麼說。準不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顧客也並不打緊，他們的到我這裏來，等於出錢去買香檳票，着了原高興，不着也不至於跳河上吊的。我對他說「就快交運」，「向西北方走」，「將來官至部長」，是給他一種希望。人沒有希望，活着很是痛苦。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裏來，花一二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在這一點上，我們命相家敢自任

爲救苦救難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現在的中國社會可以這樣說。』話愈說愈痛切，精神也愈激昂了。

他的話既詼諧，又刺激，我聽了只是和他相對苦笑，對了這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不知再提出甚麼話題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節自文學）

###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

。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惑哉！

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

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

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旁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

「坡下死者二人，旁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旁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絜何人？絜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

項，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遇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

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  
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  
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纍纍兮，  
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  
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 病

余雲岫

病是什麼一回事？就是超出了我們平常生活範圍以外的一種現象。古來無病的人，叫做「平人」，平人就是有平常生活現象的人，換一句說，也就是康健的人。至於怎樣算是康健，怎樣算是病，這個界限，卻很不容易清楚。大略講起來，分別康健和病，有三個標準：

第一是異位性。例如初生小兒的臍帶，不多幾日，就壞死了，脫落了，這是康健的現象；若是手或腳壞死和脫落起來，這就是病了。我們吃了飯以後，胃腸因為要行使他們的消化工作，血的流行很是盛旺，成了充血的現象，這是康健；若是眼裏或腦裏充血起來，這就是病了。

第二是異時性。例如睡眠的時候，意識消失，這是康健人的現象；若是除了睡眠以外，發生意識消失的現象，這就是病

了。有許多時候沒有飯吃，就覺得飢餓了，這是康健人的現象；若剛才吃過飯，就覺得飢餓，這就是病了。

第三是異量性。例如康健人的體溫，大約在攝氏表三十六度及三十七度之間；若是超出了三十七度以上，吾們就叫做發熱，就是病的現象了。康健的長成的男子，一日夜所排泄的小便總量，大約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撮之間；若是一日夜所排出的小便總量，少至四百以下，或多至二千以上，這就是病了。

至於康健的人，爲什麼害起病來呢？這一定是有原因的。病的原因，種種不一，總而言之，不外乎內外兩種。

外因約有四種。例如因爲濫飲暴食，發生了胃腸病；因爲營養物攝取不充足，發生了飢餓羸瘦；這種是營養物供給不良的外因。凍瘡是因空氣寒冷而起的，創傷是因器械的作用和重力的迫壓而起的，極大的聲音能夠把耳震聾，極強的光綫能夠

把皮膚燒壞等等，這種是物理學方面的外因。喝酒的人，中了酒精的毒，會發生中風；毒蛇、蜂子的螫咬，會發生腫痛；吞了生鴉片的人會死；這種是化學方面的外因。霍亂是弓形菌傳染的，瘧疾是瘧蟲傳染的，瘡癤是葡萄狀菌傳染的，梅毒是螺旋蟲傳染的，各種傳染病，無不是因微生物傳染寄生而成的；以及小兒的蚊蟲病，浙江紹興方面的薑片蟲病，這種是寄生物方面的外因。凡是包圍我們身體的一切外界事物，侵犯了我們身體，發生了病的現象，都叫做外因。

至於內因，也有四種。例如兩個人同時遭逢了寒冷，其中一個人很容易受感冒；又一個人依然不受影響。還有許多人們，皮膚一受了損傷，就容易發炎化膿；有的卻不會發炎化膿。這是個人體質，對於病的抵抗力，有強有弱；這種內因，叫做素質。近視眼人的兒女，多是近視眼；癲狂人的子孫，常常發

生同樣的精神病：這種內因，叫做遺傳。甲狀腺分泌機能亢進的人，發生眼球突出、心跳等病候；舉丸除去的男子，就不能生出鬚鬚來；這種內因，叫做內分泌。還有已經發過天痘、瘡疹、猩紅熱、傷寒的人，差不多一生一世不會再傳染了。因為我們害了天痘等病的時候，身體裏面發生一種抵抗物質，把天痘等病毒征服了。這個抵抗素，是永久保存在我們身體裏的，以後若是再有天痘等病毒來侵犯的時候，就有能力抗拒牠們，免得被牠們糟蹋身體。這種內因，叫做免疫。

但是病的發生，大概要內外兩因互相和合，方才可以成立。外界病因要侵犯到我們身上來，一定要我們內部有可以容納牠侵犯的弱點，方才能夠達其目的。譬如練拳術的人，能夠練得肌肉的抵抗力非常強大，刀劍傷他不得；會泅水的人，偶然失足落水，可以逃得性命，不至於溺死；種過痘的人，經過霍

亂預防注射的人，對於天痘和霍亂的免疫力，比較別人强大得許多，可以免得天痘和霍亂的傳染：這等都是內外兩因不相和合，不能夠成立病的證據。翻轉來說，對於寒冷抵抗薄弱的人，很容易發生感冒；不會喝酒的人，喝了少量的酒，就會醉；對於傳染病的抵抗力完全沒有的小兒，碰着傳染力强大的病毒，譬如天痘、瘡疹、白喉、百日咳等等，就很容易被牠傳染；結核菌是到處都有存在的，但是社會上的人，不見得個個生結核病；並且常常和結核病人混在一塊兒的人們，固然有被傳染的，也居然有不被傳染的：這等都是內外兩因互相和合，方才能夠成立病的證據。

### 民族的質與量

大晚報記者

據本月十二日哈瓦斯美國電訊，最近密雪根州梵納府養育院中，有自十六歲至二十歲的男孩十四人，女孩四十七人，被

醫生施行手術，消滅生殖機能；另有拉波爾地方的州立養育院，亦有同樣事情，而被施手術的人數更多，共計男孩一百九十七人，女孩六百四十五人云云。美國以外，更有德國、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國，也在採取同一步驟。這種次弱留強的實施，可說是優生運動的開端，也是根本上國際競爭的一幕。

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意大利，方患人口太少，不易向外擴充，正在竭力提倡生殖力的增進，然而一方面卻在消滅生殖機能。從表面觀察，似乎矛盾不相容，其實他們認定的目標是質與量二者並重，遇有鯨魚難兼的時候，還是舍量而取質，決不願徒增羸弱份子，以減少民族的力量。

在這種世界大勢之下，試一檢視我國狀況，真令人不寒而慄。一般人談到「四萬萬同胞」，還彷彿帶些樂觀，以為如此孳乳蕃殖的民族，乃是優勝的左券，無論與那一個國相遇，歸

根結底，必能爭一日之短長。不知徒有其量而無其質的所謂四萬萬同胞，算得甚麼。如果依照現代各國的標準，把那體力、智力發育不健全的低能兒，一一除外，則剩餘的分子，能有幾何？而此强有力的少數分子，又爲無量數的低能兒所牽累，其力量又要消失一大半。以少數中的尤少數，與世界各國的整個民族相競爭，安能有幸？莫說四萬萬，縱使再加上一倍，變爲八萬萬，恐亦無濟於事。

記得去年上海市政府的社會局曾經調查過一次上海小學生的體格，所得結果，康強者僅占百分之十四，而百分之八十六皆不健全。幼時如此，長大可知。推而廣之，至於中學生與大學生，其體格狀況，又不難想見。上海一地如此，推而至於其他各地，如果加以檢查，其結果恐亦無甚差別。至於無量數沒有機會進學校受教育而屈伏於更惡劣環境之下的失學兒童，其

體格如何，更不堪想像了。

國民體格所以每況愈下的大原因，一半由於早婚，先天不足，父傳子，子傳孫，相傳無窮，而體格的衰落也無窮。一半由於後天發育不健全，弱不禁風的種子，處於目前的社會，有錢的荒淫佚樂，且日而伐；無錢的勞苦憔悴，營養失調，不知健身運動與清潔運動爲何物。縱有特稟之人，困於環境，亦必萎靡淪落而不能自振。以視世界各國人民的奮力邁進，既已改良環境於前，又復提倡優生於後者，兩兩對照，相去何遠！

立於今日，雙方的形勢，已懸絕如此，十年以後當怎樣？五十年以後又當怎樣？知病而藥，已嫌其遲；何況病還不知，一般人猶在誇揚着四萬萬的數目而相與慰藉！重量不重質，此真我國民族前途的一大危機！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

（採自大晚報）

取義

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去私

呂氏春秋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誰可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

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墨者有鉅子腹蘝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蘝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令吏弗誅，腹蘝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立節

說苑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偃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偃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國文讀本第五冊終



# 實用國文修辭學

金兆梓 著

第一冊 七角

本書內容分題目、材料、謀篇、裁章、鍊句、遣詞、藻飾七章，此其先後的順序，係按照作文時構思之程序排列。所論修辭之法，亦不取鋪張擢詞抒藻之修辭格，惟以切實講述實際上整理言辭之具體方法為主。所論達辭之原理，別有其一貫之說法，大體根據人類心理，具體的說明如何可使所作之文，能令讀者用極小之注意力，而得到極深刻之印象；換言之，是一本側論方法之修辭學，故極便於實用。

中華書局出版

### 注音符號傳習小冊

一角半

**教育符號編處審編部**

本書是教育部依據中央訓令而編的。內容分兩部分：(一)注音符號和拼音練習，所有一切韻母或三拼的國音字音都包括在內。(二)課文，共分十二課，分兩個四周；第一四周，注重單符號，和牠的拼音；第二四周，注重合韻符，和牠的拼音。每句都用韻語，使學者容易上口。課文可單教一部，或兩部全教，極便教者選擇之用。書後并附錄注音符號發音略說，以供矯正發音時的參考。本書現歸本局獨家發行。

### 國語注音符號新教本

本書對於國語注音符號的小史、

**新編美編** 發音法、拼音法、聲調讀法、書寫法、使用法、推行法等，分別說明。並附發音機關圖，以供練習發音時的參考。更依據標準國音，用活潑的方法和材料，以及注音符號歌等，使學者得到有興趣的練習。為傳習國語注音符號最通用的教本。

### 國語注音符號

#### 使用法

**陸衣音編** 一冊二角

本書把國語注音符號的歷史、應用、讀法、拼音、聲調、韻法方法，推行的辦法等，分別舉例說明。並將所有的標準國音，分為開、齊、合、撮四大類，三十五日，附照音序及音調排列，每一音下，附舉例詞，以明用法。學者照此研習，可以無師自通，隨意使用。

### 新國音發音法

本書是根據新定標準國音編的，全書分成八章：把國語注音符號的來源、要素、聲符、韻符、結合韻符、拼音、音調、練習方法等，詳細舉例，分別說明。書末又附舊音入聲字變調表，全表收錄常用入聲字七百多個，均改注標準國音音調；並附例詞，以明用法。表式清晰，極便檢

陸衣音編 一冊二角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全六冊)

◎第五冊定價銀六角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編者	朱文叔
校者	舒新城
發行者	陸費逵
印刷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分發行所	上海拱墅街 中華書局總店
	各埠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34

